



春秋

十二
十四

特別
4 12
16
44



16
44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閔公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
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即位
在位二年謚法在
國逢難曰閔

周詳見隱元年

鄭詳見隱元年

齊管仲為政

宋詳見隱元年



晉 獻公十六年 是

衛 魯閔公二年 狄滅衛 宋桓公立衛戴公 以廬于曹 戴公名申 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詳見隱

曹 詳見隱

滕 詳見隱

陳 詳見隱

杞 詳見隱 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 薛伯卒

莒 詳見隱

邾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

楚 令尹子文為政

秦 詳見隱

吳詳見隱元年

越詳見隱元年

申惠王十年

鄭文十二年

成惠十一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君不言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公君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不君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公君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不君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公君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不君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公君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不君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公君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殺繼

元年

曹昭班元

宋桓二年

齊桓二十五年

衛懿八年

陳宣三年

晉獻十六年

秦成三年

楚

知蓋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節而歸其為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如君父也尊者受國焉也繼之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

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

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周禮

亦如之注謂薨於國為相王哭諸侯未嘗有諸侯之喪

而告于王者也公卒齊惡告喪于周衛棄職喪掌

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位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

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注凡國謂諸

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

今作今

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
 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雖之大子雖非嫡子而授諸子而受命於其父
 今也大臣當以幼子而授諸子而受命於其父
 公意而幼子而授諸子而受命於其父
 閔公以幼子而授諸子而受命於其父
 桓公以幼子而授諸子而受命於其父
 君致閔公為弒逆者而天子立義明矣乃綴慶為之終置君則
 以桓也閔公為弒逆者而天子立義明矣乃綴慶為之終置君則
 去桓也閔公為弒逆者而天子立義明矣乃綴慶為之終置君則
 成禮何能以朝乎
 朝廟豈非即位乎
 齊人救邢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故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
 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
 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救者則書所
 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
 也注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
 推來救者是有罪不救者非有相救之義而方伯
 也救者而中則不救者非有相救之義而方伯
 則救者而中則不救者非有相救之義而方伯
 兵是之難被髮及於敵也孟孫之安得不可也
 兵是之難被髮及於敵也孟孫之安得不可也

怯

赴難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
姐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
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
師少也論語曰桓公從管仲之功歸於仲蓋救諸
夏攘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按經莊三十一謂邢
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邢則少桓公之救未
書秋伐邢初齊獨出兵將早師也於是帥諸侯之
矣救邢之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此可見諸侯
其勢益張齊初齊獨出兵將早師也於是帥諸侯
兵共救之邢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此可見諸侯
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為
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早師也於是帥諸侯
公未力於救患也與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伯
心者之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傳曰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葬而
後卒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手加之矣注氏曰魯
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
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
有二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
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弑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郕
以待之穀梁傳盟納季子也杜氏曰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左傳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
也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而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程氏曰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按在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
杜氏曰季子公之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
人所思故資而字之范氏曰季子男子之美稱其

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
 明此可以蓄納子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
 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
 也棄敦九族而急親賢退羈訟周厚本枝而庸卑
 仲黜蒸鮮音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者
 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
 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宋子曰春秋尚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
 之如亂已甚後來季友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
 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
 稷起有如此大功故取之與立得管仲意同又曰季
 來歸如高子歸國則齊人皆來慰望之意故魯史喜
 得一季子歸國則齊人皆來慰望之意故魯史喜
 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來歸而季氏得政推去
 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推去

冬齊仲孫來

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汪氏曰朱子謂夫子書季
 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社
 稷故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辭乃事之自是夫
 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信人因
 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推
 季子高子以之稱至人必有深意也盧陵李氏曰
 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深意也盧陵李氏曰
 異何氏以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深意也盧陵李氏曰
 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子深意也盧陵李氏曰
 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強齊桓為此盟下書禍亂者
 與君致同公不至而善季子深意也盧陵李氏曰
 典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本感落姑
 而托故令此說亦有理
 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左傳冬齊仲孫來省雜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
 歸曰不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
 雜不巳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

桓以曰以外為也誰而仇
也累齊春之謂公而後秉
仲秋為秋齊仲孫繫之親枝周
外春為秋尊孫者繫之禮從周
之秋齊者諱為齊也曷為慶父也君其務寧魯
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

仲孫齊大夫也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
齊有仲孫之誰而獲桓公蓋仲孫乃無知其不稱
之後孫氏以為天子之命大夫未詳是是否其不稱
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
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
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
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

覘
ウカヒ
ヒル

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
仲孫歸曰不丟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
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來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
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
以忠矣使慶父聽惡聞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
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說之也
胡氏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訊之也問魯
可取者齊侯之使仲孫來訊之也問魯
之法有輕重若又無字則當射假有功齊侯因
以取也陳氏曰書無以貶之矣仲孫氏曰病桓公
仲孫也而慶父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復季
子而巳而慶父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復季

可極為附之之仲曰明交書伯言乘秋孫澤仲人... 極焉曰大子城不曲沃賜矣趙分無使罪至心苟無瑕何... 為大子城不曲沃賜矣趙分無使罪至心苟無瑕何... 附錄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以上軍太子申生將... 仲孫謂是魯公之子慶父之疏於私行齊仲孫耳... 曰公穀云是公之子慶父之疏於私行齊仲孫耳... 明於奉使也然祭公來同蓋上為使而秋孫直書... 交訊之與祭公來同蓋上為使而秋孫直書... 書法似州寔自見矣求嘉李氏曰仲孫有以方俗... 伯祭公而罪之可誅也... 乘者之與祭公來同蓋上為使而秋孫直書... 秋所智之善於規而維其言魯事所以桓伯諸侯... 孫入以善於規而維其言魯事所以桓伯諸侯... 澤之者之與祭公來同蓋上為使而秋孫直書... 仲人固深矣然其言魯事所以桓伯諸侯... 人固深矣然其言魯事所以桓伯諸侯... 然則以規書來不書取乎桓公伯諸侯... 懼然使人以規書來不書取乎桓公伯諸侯... 懼然使人以規書來不書取乎桓公伯諸侯...

乎元家天若神太子其名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 必大此民諸侯也魏大名也... 子曰此民諸侯也魏大名也... 有衆初畢比入吉孰於晉遇屯三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曰吉屯固比入吉孰於晉遇屯三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馬足安而之兄長之毋戾之衆歸之六卦不為土車從... 能固安而之兄長之毋戾之衆歸之六卦不為土車從... 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辛酉七年二十二年... 曹昭二陳軍三... 齊桓二十六年... 晉獻十七... 衛...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齊人通徒之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 都縣是陽國名齊人通徒之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 輔而遷之其國也... 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現亦春秋所惡書以類之... 遷小國以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類之

曰降曰遷強其不強之辭也
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
與不地絕者自是也汪氏曰齊人
不自欲其遷也成譚遂見桓公初
伯不絕其功過不祀矣存衛存祀
則伯不絕其功過不祀矣存衛存
相掩此之功過不祀矣存衛存祀
附錄曰左傳春公敗犬戎于渭
也伯不絕其功過不祀矣存衛存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年未可也吉未三年也三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
公也書為未可以稱宮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于莊
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

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
此之謂禘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
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以配祖及其祖與
諸侯及祖廟小則天子及祖廟大則天子及祖廟
立始祖之廟百世則諸侯及祖廟大則天子及祖廟
義故又追尊於始祖廟所自出之謂禘禮記大傳禮
配之者謂於始祖廟所自出之謂禘禮記大傳禮
祭不兼羣廟之大禘而為其疎遠而不敢相禘也
曰詩頌長發大禘而為其疎遠而不敢相禘也
武烈考之湯中樂大禘而為其疎遠而不敢相禘也
王烈考之湯中樂大禘而為其疎遠而不敢相禘也
祖禘又祭之甚大則不兼羣廟之大禘而為其疎遠而不敢相禘也
祭之周人祭祖之甚大則不兼羣廟之大禘而為其疎遠而不敢相禘也
出之帝而周文王配之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
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文二祫祭殿

按在味初公傳奪下齒田公不禁慶父使下齒賊
 公于武關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
 仲尼親筆也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薨不地者
 也遇弑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
 地且則不葬薨而亂公所制也則不葬隱閔所獨
 也然則雖諱而亂公所制也則不葬隱閔所獨
 臣賊子之獄具矣觀於剛詩在諸國則亦風皆取
 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汪氏曰魯頌小序季孫行
 頌今按朱子謂魯無變風非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
 記當射列國賦詩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
 者或謂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所剛耳或問吾黨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朱子曰
 情之至也後世緣此制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

肉之恩前漢書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
 大功以上得相容隱禮記稱
 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
 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
 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
 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汪氏
 墓下楚宮之類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
 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脩之乎後世記言之士
 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汪氏曰如漢平帝紀直書
 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曰如魏
 帝成濟前刺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張氏曰凡人於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尚而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
國而法聖人之然經兩地以存禮法以子國之
信諱而巳而人書地以存禮法以子國之惡豈可同於他
隱諱而巳而人書地以存禮法以子國之惡豈可同於他
其正身齊家後人因例再啓疑考常始末以事屬辭以不
實亂不可掩罪矣汪氏曰或謂不地使後固見其欲諱之
著傳察隱罪夫以君薨必書之由則亂世習其終無以
其况明父再後何氏於隱之書顯然前夫亂之習其終無以
美於明父再後何氏於隱之書顯然前夫亂之習其終無以
又謂慶父之殺後何氏於隱之書顯然前夫亂之習其終無以
孫公為之則已慶父何氏於隱之書顯然前夫亂之習其終無以
宋國公之則已慶父何氏於隱之書顯然前夫亂之習其終無以
他國公之則已慶父何氏於隱之書顯然前夫亂之習其終無以
之說非也設令季子力能討之則子賊力討之則子賊力討之
而賊未討則不謂君弒也葬在討不則子賊力討之則子賊
此陳靈公是已穀梁之說亦非也
何足為義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音義 梁傳 孫之
言 枕 梁 傳 孫 之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
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文姜重之文姜有
氏曰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故文姜一重見賤絕
而復賤絕也莊公志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
加賤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
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
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
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
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
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
犖卜齧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末姜以國君

季康父出奔莒

左傳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呂乃入立之以賂齊

毋與聞乎故而不忌也汪氏曰莊公之娶姜納勤丹愨刻捕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悍然驕狠之志已見於薦舍之時矣蓋則於公文姜淫狡禍賊之行而莊公無防微謹始有以致之而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夫哀姜孫之不見其罪哀姜孫于文姜孫于宗國不削也夫哀姜孫之不見其罪哀姜孫于文姜孫于宗國不削也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陳氏曰宋奔陳弑之不書所以責也閉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處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趙氏曰慶父弑季子不誅之者誤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閉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乏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後夫人不敢

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知者亦不能善其後矣
 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
 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相慶父奔莒所以深
 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
 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
 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在但猶恐
 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史記呂后紀侯以呂崩諸呂欲
 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袁令發兵以爲內應諸
 呂使灌嬰擊齊嬰與齊矯內勃北軍復劫鄒高令其
 之平勃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劫鄒高令其
 子寄說呂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亂
 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呂產欲入宮為亂言
 全殿門弗得入徘徊軍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

謀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禮記
 位成王封周公於曲阜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
 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
 根深矣其耳自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
 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小
 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
 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
 故書孫和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或問慶父弑其
 公子與鞏同第堂胡氏曰鞏不稱公子者為戒其
 戚之知主兵擅與之斬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高
 氏曰先書公薨而繼之書孫和奔莒則知夫人姜氏
 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商
 知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也哉季友
 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慶父也哉季友
 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

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和憲之大失此所
以不書君勢傾國討而閔不實君以自託而避罪出
奔者蓋大人之惡當以子般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
人季友適知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禍未若之使無圍
則共仲之適知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禍未若之使無圍
自不知罪大惡極有未若所畏於魯人也然則慶之
而刺慶父不以奔耳然有未若所畏於魯人也然則
則見慶父之喪不為無以討矣慶父之孫立後不志
叔牙而公孫敖不為無以討矣慶父之孫立後不志
納慶父之喪不為無以討矣慶父之孫立後不志
以共仲之喪不為無以討矣慶父之孫立後不志
陵李氏曰弒逆罪非赦而陳而後受其喪歸絕之
出奔也通例主人亦受賂而後歸絕之慶父之
誅之也按例主人亦受賂而後歸絕之慶父之
絕之也通例主人亦受賂而後歸絕之慶父之
氏曰慶父按例主人亦受賂而後歸絕之慶父之
之恩慶父按例主人亦受賂而後歸絕之慶父之

附錄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
三曰同復于父教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大其手曰友
命遂之以

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正以不稱使我無君也
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也何正以不稱使我無君也
莊公死子不與師徒以言而巳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
取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巳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
或曰自爭門公而于吏門或曰自鹿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
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何正以不稱使我無君也
程子曰高子來省避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也
魯能血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

杜氏曰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何賢
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
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
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
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定不
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
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
其明入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
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如氏曰魯君相
安齊桓公驚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
至者非伐之義也非正之也非制宜之也高子能深
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權於高子高子宜之為人臣忠

也從秉不從命矣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
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陳氏
曰不言使內則其誼有外則高子之功也王氏曰魯侯
復安者則莫過於二則高子之功也一也春秋內而
大夫之使高子者莫過於二則高子之功也一也春秋內而
不書使高子者莫過於二則高子之功也一也春秋內而
魯盟皆不書使高子者莫過於二則高子之功也一也春秋內而
仲孫也言則見其不稱曰仲孫高子之功也一也春秋內而
遂能定也言則見其不稱曰仲孫高子之功也一也春秋內而
公弒夫其人孫慶父比事觀之則不貪魯國之虛實不地而
則亦哀夫其人孫慶父比事觀之則不貪魯國之虛實不地而
繼絕有庸於魯耳又曰善之可歸未若高子之從中皆前
定然也華孫定而存魯君命則完若高子之從中皆前
美之不也華孫定而存魯君命則完若高子之從中皆前
秋屬辭之義必考上下而私交如之也祭伯李氏曰春
外大失之來必考上下而私交如之也祭伯李氏曰春
子毛伯宋司馬華孫皆慶齊高固之類是也仲武氏
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

族齊有大夫則高倭書子皆貴之婦美於高子屈完使此高子之書來閔公編書
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屈完使此高子之書來閔公編書
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使此高子之書來閔公編書
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能權乃所訊仲孫來高子不
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高子能權乃所訊仲孫來高子不
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所訊仲孫來高子不
字之法精矣○劉氏曰公羊云不稱春秋之孫來高子不
非也齊高子稱屈完文則義公一也且慶父出無則君
公已立高子稱屈完文則義公一也且慶父出無則君
手盟于高子稱屈完文則義公一也且慶父出無則君
我侯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一月齊侯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公與石祁子玳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御我子伯
而為之典夫孔人繡衣曰戰于焚澤師敗績遂滅
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焚澤師敗績遂滅
以衛不其去其旗是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
以還衛人二人口我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

得也乃從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位也必齊桓夫
昭伯遂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適齊及桓夫
人許穆夫濟衛之遺民多患也先齊及桓夫
公逆諸河宵為五干人立戴公三穆夫
以載馳齊侯使馬祭服五輛車三百乘
賦載馳齊侯使馬祭服五輛車三百乘
以材婦人魚馬祭服五輛車三百乘
軒重錦婦人魚馬祭服五輛車三百乘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
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失自遷固始記
繁而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檣
有茨鶴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
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
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山楊氏曰衛

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
 宗楊貴妃皆中宗常后玄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
 而近世有戲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
 聖經之旨矣張氏曰衛之衰非特懿公好鶴失人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齊桓立文而封之康叔之無雜散國隨以亡非齊桓立文而封之康叔之社稷年論所以亡成故治國必先齊家而後亂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亦不滅也
 或衛不恒公不探戎狄故為之諱或書於存之不美桓

鄭棄其師

公能存之故不苦戒不以累桓公蓋桓公始雖不
 能却其於秋與城絕亦無我焉然存衛於外或
 比事後考之春秋絕祭而書也公及齊人滑楚子
 有陳地入鄆皆不其祀也其地曹而善詞又春秋之
 有自取而亡不絕其祀也其地曹而善詞又春秋之
 變例也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何上久而弗召師
 而歸高克奔陳鄭伯惡高克使之料逐而不納棄師
 兼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汪氏曰左

秋蓋節之君臣以禦狄使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
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
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
詩朱子曰然則進之當作進之觀此則鄭棄其師
可知矣高氏曰鄭伯之當作進之觀此則鄭棄其師
功必成而不知其不賢而使之不賢而使之不賢
自罪耳况已使之不賢而使之不賢而使之不賢
乘其民乎張氏曰其不賢而使之不賢而使之不賢
邦夫宗廟社稷之主也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周與守
人蓋一也存亡之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
付之度外存亡之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
就亡矣蘇川曰心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
古人之視民如赤子故平曰教之不教民戰一且不得歸
戰而用之於軍旅欲其臣將兵于外久而弗得歸致其
戰而用之於軍旅欲其臣將兵于外久而弗得歸致其

衆潰散非棄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將
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答鄭伯何也曰人君擅
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
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
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
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
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
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
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
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

者五代史晉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
 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陰使人說帝曰維翰
 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鉅細一於河南拜維
 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
 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
 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陸氏曰夫責鄭
 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義
 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意何也曰高克
 以禮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不書其意何
 議之也陳氏曰高克奔陳不書其意何也曰高
 鄭義則王子帶不書其意何也曰高克奔陳不
 為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齊人王出居
 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齊人王出居
 有能自滅其國若曰自棄也梁亡自亡也齊人
 觀而不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附錄左傳晉侯使公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
 勝曰也故曰太子奉冢祀社稷粢食以實
 守則政之監國古之制也君行則帥師守則
 命則政之監國古之制也君行則帥師守則
 國則政之監國古之制也君行則帥師守則
 命則政之監國古之制也君行則帥師守則
 戰則政之監國古之制也君行則帥師守則
 而退君其舍之師命則不威不孝子未之
 教弗以見軍旅不共曰寡人何廢乎對曰其
 懼弗以見軍旅不共曰寡人何廢乎對曰其
 衣御編夷佩之巴不為孤突御則免於難
 身御編夷佩之巴不為孤突御則免於難
 兵要遠握兵先冊之木為羊舌子夫勉為
 徵也衣遠握兵先冊之木為羊舌子夫勉為
 始服其身則之親以無災又此何患焉故
 卒闕其衣則之親以無災又此何患焉故
 可也服其衣則之親以無災又此何患焉故
 受命也服其衣則之親以無災又此何患焉故
 也受命也服其衣則之親以無災又此何患焉故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復難復何為君有心矣先冊木曰是服也狂夫阻
違之日孤欲行羊舌不可大取于其死之違命不孝棄事
不忠雖不知其昔辛伯論周桓公內之太不子特戰二
政變子亂本適太卿立可國必乎之公也周公弗從外及
於其危身以速罪也○成周○聞成而安民子其圖之
與屬僖公二馬故封季立○成周○聞成而安民子其圖之
邢于夷儀公儀二馬故封季立○成周○聞成而安民子其圖之
○敬文公儀二馬故封季立○成周○聞成而安民子其圖之
三○敬文公儀二馬故封季立○成周○聞成而安民子其圖之
栗○敬文公儀二馬故封季立○成周○聞成而安民子其圖之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二

僖公一

公名申莊公子閉公庶兄母
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

年謚法小心
畏忌曰僖

周主崩子襄王立

鄭公卒子穆公立

齊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
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

十七年孝公卒
弟昭公潘立

宋

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
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
一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
十二年及楚弑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
卒子成公

晉

齊卓子立僖十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
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圍立僖二十
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
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
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
文公卒子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
軫于殺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

卒先且居
將中軍

衛

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
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
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
衛成公

蔡

魯僖公十四年穆公
卒子在公甲午立

曹

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
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昇宋人是年曹
伯歸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

陳

僖二十八年表武公十二年卒子共公期立

杞

杜氏二十三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

立而致之史記自武公清公共公德公
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年徐廣所說又云惠
一代之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
公生或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
書隱四年我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
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

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

邾

七年

許

卒于師僖公四年穆公

小邾

為小邾子天下始爵命也自邾黎來

楚

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

文為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

王為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

于穀遂成秦晉七

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詳見隱

越詳見隱

元年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

八年衛文公廢元年蔡穆十

六年鄭襄十四年曹昭三年陳軍三十四

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歸之也歸

國惡禮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

也即位此非子也其無子何臣子一例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

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章欲

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

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

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音于京師上不請命也

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

好元年楚

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
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
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
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其國也
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也
是亦嘗請命于王矣不書即位何也
閔公之薨魯命于王矣不書即位何也
不位見于高子師盟上之不請命亦明矣
謂不位出於天子伯來盟之大義桓公不請命
之經桓公示於天下伯來盟之大義桓公不請命
公而桓公示於天下伯來盟之大義桓公不請命
當知桓公示於天下伯來盟之大義桓公不請命
氏云桓公示於天下伯來盟之大義桓公不請命
猶以僖公示於天下伯來盟之大義桓公不請命
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若君出禮而弗氏昭公何以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乎書

左作曹伯

公羊傳邢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事者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之為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天先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為封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專義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之何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能救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非用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何伯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曹伯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侯伯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與大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之觀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兵不保其國也言桓公救邢不言次此蓋伏次何不及事也

三國稱師見普現兵力之有餘也

刑之不速也高氏曰救急難不速也

言以懷次而無志於救也

足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趙次于陘

美之也季氏曰善其重愛救而書次其次為敗救

刑次于邶北譏之也皆曰美也

往救而失救道也刑言有命下言事竟得其次于邶北譏之

先書救而晉明曾君之命下言事竟得其次于邶北譏之

其急於進兵而救者三之命下言事竟得其次于邶北譏之

其怯於赴敵而救者三之命下言事竟得其次于邶北譏之

救而重次則遂不能救矣聖人之情見矣故救忠

分災於禮為急而好聲攻戰樂洛殺人者於罪為

大胡氏曰春秋以用兵侵伐為戒獨至於救患

而救則人必急而救者三之命下言事竟得其次于邶北譏之

境二冬破不逼邢然勢愈張既入而狄又移於

故桓諸侯破不逼邢然勢愈張既入而狄又移於

奔桓諸侯破不逼邢然勢愈張既入而狄又移於

曰桓諸侯破不逼邢然勢愈張既入而狄又移於

能桓諸侯破不逼邢然勢愈張既入而狄又移於

狄桓諸侯破不逼邢然勢愈張既入而狄又移於

姓而桓諸侯破不逼邢然勢愈張既入而狄又移於

緩而桓諸侯破不逼邢然勢愈張既入而狄又移於

亡而桓諸侯破不逼邢然勢愈張既入而狄又移於

諸侯前年得云曰公羊再叙之國君死焉刑之

爾何用專封也入衛何云不言乎又君實不在

不與實與曲為異不與實未亡國又君實不在

許之乃與文而與何得云凡春秋劉氏曰正乎

言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

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

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

明書之耳穀梁云言次非救也何遂其意而曰救遂齊
則次非救也非所褒也又云何遂其意而曰救遂齊桓
曹無師曹師者非曹伯也亦非齊侯也次用其師是齊桓
公之意已見矣何直言齊師也伯有齊師不師也先王
師又何以國三軍次且直言二軍小國一軍何師也曹
之制大國三軍次且直言二軍小國一軍何師也曹
何年及十師乎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次者一而救者二
此年叔孫豹救晉次匡救徐也胡氏通者一而救者二
其不速於為義此說固是但亦須有分則公羊以
賈服亦取君也進止自固是但亦須有分則公羊以
次在事後成而後次宣其救之說而後次公羊以
之不見桓公與叔孫之意故凡而當主命而往言
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師君往救而當主命而往言
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君往救而當主命而往言
書救明命君之說亦可也又書曰救罪叔孫而慢命也
先通君命之說亦可也又書曰救罪叔孫而慢命也
盛公羊以為微齊侯皆非穀
梁公羊以為微齊侯皆非穀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作陳儀後同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公羊傳遷者何
其意也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杜氏曰夷儀邢地何
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杜氏曰夷儀邢地何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諸侯成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
師則魚以知其為一事也然美齊侯之功也
之師也使之知其為一事也然美齊侯之功也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
以自遷為文臨川吳氏曰邢人賴諸侯救之也
退狄師然邢國遭狄人潰而邢人賴諸侯救之也
國放諸侯之師具器不用而遷邢於夷儀然邢人
以復存邢自欲遷故不用而遷邢於夷儀然邢人

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中為附庸公羊云遷者非
其意是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或自請遷
或自遷已公羊云遷者其意也其人遷之但言其移國
都而遷其齊遷紀邢部宋遷宿齊遷陽是也葉于
之曰遷其齊遷紀邢部宋遷宿齊遷陽是也葉于
以國遷曰其遷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于葉是
但刑于白遷國以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說此其
也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邢者美桓公志義卒
有救患之功也范氏曰復列三國美齊桓存亡國
若之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
為之板築使終之足守而居之安故再叙三師以
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
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臨川吳氏曰邢即夷儀邢
既遷則夷儀乃刑國之所在不以王命興師亦聖
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
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

也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高氏曰
過也卒能成邢功也聖人法陳氏曰以齊晉之
掩功而秋伐邢邢遷于夷儀受其咎矣汪氏曰于
夷而桓公暴橫邢桓文亦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
而至于李氏曰文公不能救而桓文之優劣見矣
廬陵李氏曰美晉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立也綠
周也獨成刑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立也綠
周無譏成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
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齊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
婦桓公召而益殺之穀梁傳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
婦也以其以歸薨之也喪歸非以喪歸也如喪焉諱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高氏曰但書薨于
夷則夫人不得其

死昭然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

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

行乎諸侯也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

桓討而誅之此上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

齊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

得舉法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基魯欲拒而

勿受乎則子魚雙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

扶又得享小君之禮典刑奈矣故特書以歸而不

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沙隨程氏曰齊人

于我或謂齊人取其尸歸于齊者非也既薨于齊

地則以歸者歸于我也或問齊人歸也於此時人

此時告魯許之若此將歸姜氏還則昌為至十二

姜氏喪還魯也若此將歸姜氏還則昌為至十二

方至據七月薨于夷是半年方至何也桓公許

堂胡氏曰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于齊而桓公許

之蓋甚使曾國桓公十年姜氏之亂昏迷卒成再

益禍至齊桓公十年姜氏之亂昏迷卒成再

臨川吳氏曰自齊桓正此伯之罪誅諸侯無敢有

者僅曾氏曰自齊桓正此伯之罪誅諸侯無敢有

無赦與石碣道也哀姜棄女桓公誅諸侯無敢有

程沙隨皆謂齊厚義歸魯氏曰桓公誅諸侯無敢有

戎十伯始至無是也歸也經伯言以歸之義奪恩必

也凡言歸者歸于也當從左氏禁叔叔歸之義奪恩必

歸公孫叔敖之歸也當從左氏禁叔叔歸之義奪恩必

而公以歸謂夷或歸于夷也當從左氏禁叔叔歸之義奪恩必

以而夫喪歸齊國然後齊請而歸之義奪恩必

乾曰夫喪歸齊國然後齊請而歸之義奪恩必

曰齊侯同文乎齊人討賊以歸詞也左氏謂齊人殺之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殺也至不自

楚人伐鄭

荆始書楚左傳

楚稱入浸強也汪氏曰或謂前此稱荆人則為進強何也蓋來聘來盟則嘉其慕義於中國故曰浸強也莊公十年敗之必萬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音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亦書以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反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蔡氏曰敗

荆來聘始進稱人伐鄭又稱荆人伐鄭皆以稱人為衆地大漸通諸夏自稱楚者蓋荆年乃州名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稱楚者前此則稱人則敗中國而陵駕中國然終齊桓世雖伐而宋國稱止稱人者列於會盟自然主諸侯也桓有而宋國稱止稱人者幼弱數年自莊十侯而春秋卒有子堵敖立堵敖而而母壯子成王之兵患不來聘漸有三年於中國之疑勢復強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櫓

左傳盟于櫓杜氏曰櫓即櫓也孫氏曰楚人伐鄭故桓合諸侯于櫓

櫓勅呈反公作術

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諒制楚十全之策也汪氏曰經書會而左傳誤耳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敗必邁反偃公作嬰

左傳虛立之成將歸者也穀梁傳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偃邾地

櫜之會謀救邾而公與邾人咸與預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櫜又敗邾師于偃於此

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張氏曰

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張氏曰

駕上國公與邾師同會于櫜以謀之曾未兩月僖公

請於會而討之罪矣高氏曰邾師受姜氏公不禮也

冬十月壬午公會于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

挈女居反又女加切

敗必邁反鄆力知反公作

莒師

左傳冬莒人來求路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孳

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孳

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書外季子之

正其禦外難以正季子齊何人公不納父弒閔以公走而之

使公逐之將由乎齊齊人曰南侯不北而可以舍于汶水之

曰喜此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侯不北而可以舍于汶水之

魯人死與言斯之聲也吾已得子之賊矣以矣於路子魯

謂莒挈此其言獲何也吾不相說士率何罪屏左右而相搏

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
莊氏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莊氏死魯地大夫

擒
トリンゴ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
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萊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
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子偽
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
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
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去此強
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
書敗獲責之備也高氏曰書公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
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不能明大義以討慶
國無辜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且謹而日之

十有一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所以深貴之也獲罪則名所以絕慶父之賂凡小國大
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汪氏曰慶父之賂凡小國大
固獲今考之詐戰亦罪也左氏曰慶父之賂凡小國大
之獲國書未有以書獲蔡公子左氏曰慶父之賂凡小國大
書慶父則責在季友以書獲蔡公子左氏曰慶父之賂凡小國大
殺慶父與宋萬奔陳而夫慶父者此於公元吳獲陳夏
惡責賂之罪蓋在陳而夫慶父者此於公元吳獲陳夏
○劉氏曰左氏云非卿也嘉獲之謂嘉季子之義其黨
亦當書也異哉何以必其卿就令非也莒季子之義其黨
賢哲之士寧為匹夫殺其卿就令非也莒季子之義其黨
敗獲之書左氏云取然觀胡氏季子之誣也廬陵李氏曰
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季子之誣也廬陵李氏曰
說又以此詳見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曰季氏有
費始此詳見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曰季氏有
七年城費下

左傳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
也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賤曷為賤與絃公也

然則曷為不於弒焉敗敗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
至也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三子敗之也或曰為
齊桓諱殺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太義已絕不可復扶又
入宗廟矣書孫遜音于邾莒于夷者絕東美也書齊

人以歸夫入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桓公不稱姓
者殺于齊不夫起呂氏者受於魯則許氏曰桓公不稱姓

稱姜氏安可復配宗廟夫與於亂桓公曰夫何不以
之則姜氏安可復配宗廟夫與於亂桓公曰夫何不以

矣故臣子可絕魯伯私請命以尊公義廟伯主下也義
天子請之法以絕魯伯私請命以尊公義廟伯主下也義

乎其以喪至也魯以絕魯伯私請命以尊公義廟伯主下也義
請之是以喪至也魯以絕魯伯私請命以尊公義廟伯主下也義

姜以絕魯伯私請命以尊公義廟伯主下也義
姜以絕魯伯私請命以尊公義廟伯主下也義

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死所以
葬之母也此而魯氏曰者正王法也與衆棄之殺子不

文姜也輕何氏曰者正王法也與衆棄之殺子不
文姜也輕何氏曰者正王法也與衆棄之殺子不

子集迎之時以夫禮治其喪也春秋於其喪至而
加臣子不得以罪魯公請而葬之春秋於其喪至而

哀姜不稱婦以其國倍公禮治其喪也春秋於其喪至而
哀姜不稱婦以其國倍公禮治其喪也春秋於其喪至而

君見於方伯而可齊桓配祖廟秩也齊桓公為
曰穀梁云方伯而可齊桓配祖廟秩也齊桓公為

伯小君之尊而弒二子齊桓配祖廟秩也齊桓公為
伯小君之尊而弒二子齊桓配祖廟秩也齊桓公為

耻則非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也桓公為
耻則非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也桓公為

季氏曰齊桓劉氏專責劉氏胡氏皆以義存之廬陵
季氏曰齊桓劉氏專責劉氏胡氏皆以義存之廬陵

癸亥 惠王二十二年 齊桓二 蔡穆十七 晉獻十九 衛
九年 文 二 蔡 穆 十 七 晉 獻 十 九 衛

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
宋桓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公羊
傳孰城諸侯城也曷言城也曷言不書城也曷言不書
無天子下無方伯然則孰城也曷言不書城也曷言不
桓公城之不與諸侯之義也曷言不書城也曷言不
與文曷言不與諸侯之義也曷言不書城也曷言不
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諸侯之義也
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曷言不書城
則其不言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可也曷言不書
也不與齊諸侯專封也其言城也其不言邑也其不
通其仁以義而諸侯也故曰仁不諸侯也曷言不書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廬于曹桓

公城楚丘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汪氏曰不
以會禮之諸侯畧之使若魯自城爾孫氏曰言桓公
此會禮之諸侯畧之使若魯自城爾孫氏曰言桓公
桓公而夫子錄之有秋也小序美齊桓公也衛國
之欲厚報人思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
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朱子曰詩錄木瓜即春
人之情也豈以齊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
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刑詞繁
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儋司凡筮設
輔察內史作策命周禮大宰伯儋司凡筮設
辰前南鄉賓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出命假祖廟立
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命以出司几筮凡
命諸侯及孤卿大夫設輔察內史凡是天子大權非

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
穆夫人聞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立而後百
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詩定之方中
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
公徙居楚立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百姓之文
楚立是擅天子之木權而封國也八年天子告於
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
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
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刑遷
之天子承之先君而霸者命之則為專封矣刑遷
千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
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
繁而不殺美救惠也齊嘉呂氏曰狄之再伐邢也
入衛而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子也書城楚立而

失矣此春秋則後有專封之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
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
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
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劉
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
爾彼諸侯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桓公為有
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專封之是桓公為有
德以命諸侯之大罪也則諸侯無專封之是桓公
之罪人此論之謂也齊桓公城楚專封之是桓公
而獨書魯者以彼之齊桓公城楚專封之是桓公
常義而稱城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故反循魯
獨魯也而獨書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故反循魯
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故反循魯
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不以正待人而不尊故略齊桓
曰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略齊桓

功而止書魯人
高氏曰當時已
斯可命天子而
人請命於天子
德如在是則天
營四方告于王
及成也又告于
之成也無虧不
使公也子以不
凡皆所以隱桓
以畧其不而微
城三國不繫國
序凡舉惟陳師
以陳歸蔡于歸
皮目陳蔡而歸
桓之專封而備
不告桓公不備
曰城此邑也當
謂之不謂之何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高氏曰十有一月
而葬外也喪至五月而葬也其葬也高氏曰十有一月
孫于和也葬于夷夫至五月而葬也其葬也高氏曰十有一月
其終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無所歸者此絕之也
登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無所歸者此絕之也
之可乎臨川吳氏之意也文姜無所歸者此絕之也
義也然姜之道故僖公之正配也齊桓始而不亦春秋及
無繼母之道故僖公之正配也齊桓始而不亦春秋及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始見經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
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諫
而外府也公曰強諫且少長於君對曰君自顧於
使前不假道於虞亦唯君故今請罪于號虞公許之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請罪于號虞公許之
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虞公許之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勿末居勿二產之乘證純
反假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
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
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晉氏
曰虞啓晉伐下陽非虞則晉不能伐魏魏則虞
非虞之有也先虞於晉虞之罪也宋嘉呂氏曰州
吁告于宋而後伐鄭序宋主兵晉請於虞而後伐
魏序虞為首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
宋實為之師虞實為之主謀也而不能以自必也
則伐魏之師虞實為之主謀也而不能以自必也
胡氏曰城下陽者晉之主謀也而以齊首惡何哉
宋首州吁皆罪其與之為惡者故以齊首惡何哉
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
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
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

終不順晉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
通鑑永徽五年上欲立武昭儀為后恐大臣不從
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飲極歡拜無忌為上
子三人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
因無忌以為無忌對以他語明年召無忌等言立武
后無忌以為無忌對以他語明年召無忌等言立武
而先殺於利則不足為重矣苟能辭官反賜使知
大臣之不可誘以利足知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
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魏之
塞邑徐彥曰魏之滅由於身陽之亡到猶秦有潼
關王山曰潼關乃黃河之衝激華山之東蜀有劔嶺
之險極路之峻一夫當關萬夫莫捍皆國之門戶
也潼劔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魏亡矣春
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立

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
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待暴客者也
門擊折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重其衰世之意邪
胡氏曰孔子曰天下為道者城郭溝池以固之
大於道既隱乎作焉者城郭溝池以固之
其於中法如乎作焉者城郭溝池以固之
世而法如乎作焉者城郭溝池以固之
如書滅下陽之類又見其類見險而守之
氏曰晉武公以曲沃與虞伯鯨為鄰自公嗣立
築近地之小國晉與虞伯鯨為鄰自公嗣立
侵晉而謀於士為圖虞伯鯨為鄰自公嗣立
重路而謀於士為圖虞伯鯨為鄰自公嗣立
之勢反道而晉以交使虞伯鯨為鄰自公嗣立
晉取之陽而鄭以舉矣故春秋者其於此書滅
兵如和之陽而鄭以舉矣故春秋者其於此書滅
不曰虞人晉而師者著其自取於此書滅
邑而言滅者下陽之類又見其類見險而守之
碩其仕稷也聖人書號伯鯨入於陽而取於此
震晉滅下陽而聖人書號伯鯨入於陽而取於此
鄭春秋不能保險下陽罪號伯鯨觀物有險書城虎牢罪
鄭春秋不能保險下陽罪號伯鯨觀物有險書城虎牢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侯爵自唐叔始受封薄也世至穆侯侯生太子
化及成師仇為晉文侯惠公一十四年遷有
書文侯始封成師于曲沃八年曲沃叔卒子
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桓八年桓叔卒子
命號公立晉侯命曲沃伯以年一軍為晉武
公莊二十七年武公卒後晉侯命曲沃伯以年
朝王不與可號公驕驟勝於我必棄其年十
伐之誰與二公驕驟勝於我必棄其年十
軍滅耿與二公驕驟勝於我必棄其年十
是晉始大霍以前晉二年使太子居曲沃其
曰公羊云夏陽郭之邑為不繫之郭此○趙氏
為國之君存焉爾若師在陽也受兵何之國
穀梁云經見虞師何謂也師先晉不可不
師也按經見虞師何謂也師先晉不可不

左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公羊傳江人黃人盟于貫
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為獨言齊宋至爾

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也江人黃人者
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
來至也社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江國
在汝南安陽縣
黃國在弋陽縣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杜氏曰江黃楚與國也
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
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
史記樂毅傳燕王欲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約趙魏秦連楚及魏諸侯皆許之樂毅及楚為上將軍軍并獲趙秦連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孔
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
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
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社之

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
許是盟也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注氏曰桓公澤陽穀之盟今考春秋會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會而經江黃以包之今考春秋會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會而經不書者蓋中國諸侯與國之遠者莫大乎齊會而經楚之羽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大乎齊會而經之無不從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氏曰貫之與陽穀與也矣二傳蓋以言其勢之若蘆陵李氏范氏會盟注則公穀也胡氏皆以爲諸侯皆在然何春秋是又曰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至於陽穀又從齊氏陳黃亡於僖十四年二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年江亡於僖十四年二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

附錄
又有功不無其民矣不可以其疾也必下陽不懼而戎
揚晉而不無其民矣不可以其疾也必下陽不懼而戎
又有功不無其民矣不可以其疾也必下陽不懼而戎
又有功不無其民矣不可以其疾也必下陽不懼而戎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范氏曰是欲得雨之也勤也明君之也也民社氏曰雨則書首月張氏曰勤也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孫氏曰不雨一時即書者信公憂民懼災之甚也

楚人侵鄭

左傳楚人伐鄭闞章因鄭聘伯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頓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甲惠王二年齊桓二十九年晉獻二十六年曹昭五年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年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閏雨也而總書善或歷四時而後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許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無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張氏曰三時不雨則飢饉存臻民命危矣此雲漢之所編於詩而去年及今年春夏之不雨書法異於文公以著其君憂民之憂也高氏曰不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真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連於首月

書之以見其為災之久而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至
 見文公以宗廟則大室屋壞十三年以賦政則四
 不視朔十六年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十五年公十年
 年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而書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
 文公十年以著其慢也汪氏曰有志乎民者心在
 民者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何休謂僖公餘
 過求己修省百官而得樹兩郭等事雖不可考然以
 人精誠感天之不零而得樹兩郭等事雖不可考然以
 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脩政以消天變矣故
 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脩政以消天變矣故
 也或謂春秋各年不備四時僖公之經心無異事則
 難出其首月而各書不兩文毅梁公之經心無異事則
 復出首月而各書不兩文毅梁公之經心無異事則
 人僖公冬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書徐

徐人取舒

書而亦不書春王正月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
 以有所煩向獨於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
 受矣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杜氏曰勝國而不用大師
 亦曰取舒堂胡氏曰舒者取之何易也杜氏曰勝國而不用大師
 祀也高郵孫氏曰舒者取之何易也杜氏曰勝國而不用大師
 楚取之使舒屬徐也舒與國徐不言取舒之屬於楚也
 襄陵許氏曰舒者取之何易也杜氏曰勝國而不用大師
 曰魯頌曰舒之為國也舒與國徐不言取舒之屬於楚也
 矣徐人伐舒師救舒之為國也舒與國徐不言取舒之屬於楚也
 諸侯之師救舒之為國也舒與國徐不言取舒之屬於楚也
 惟徐偃師始稱王故春秋亦附楚命於齊徐伐舒是也
 亦稱人者楚師有稱人秋昭五年徐伐舒是也
 國書取者惟此左氏昭三年楚師伐舒是也
 其也夫用兵雖有難易皆以人為之楚師伐舒是也
 矣以易而為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舒

取者與魯其書成曰取必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夷夏之旨也

○六月雨

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公羊傳其言六月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不日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不日

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感也所建已之月萬物始盛待雨雨云者喜雨也而高氏曰建已之月萬物始盛待雨樂民之雨尤為可喜張氏曰以此書而彼不書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下音洛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歷至于一時則七月其於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于民書六月雨而甚也又先書四汲及之甚亦不足為聖人之法也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天下國家者患不與民同憂苟不與民同所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同憂也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同樂也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同樂也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同樂也則亦不與民同樂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野栗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傳陽

桓公之會桓公委端楷笏而朝者侯諸侯皆諭乎

按左氏謀伐楚也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也

約也或曰侵蔡次陞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

音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

有分而為奇奇以奇兵以奇勝正諸侯之師同次于陞所

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

奇也次陞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

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入國之援

去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

海以歸而濟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

蔡次陞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

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

者也宋曾鄭衛同盟已久而猶未敢聲楚人好謀而

皆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其前江黃今年會江黃

後楚將伐楚計也諸侯不戰必勝矣故師次陞而

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障穀無貯粟而無易樹

○注氏曰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障穀無貯粟而無易樹

子無以妾為妻竊疑此當在盟障穀無貯粟而無易樹

耳與孟所載五命之詞及穀梁明禁之目略同

所謂障穀所載五命之詞及穀梁明禁之目略同

過羅穀梁季友之言雍泉之曲防穀梁明禁之目略同

穀作公季友之言雍泉之曲防穀梁明禁之目略同

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澶盟

自也蓋其人亦以國與之前定也莊氏曰澶盟

之也蓋其人亦以國與之前定也莊氏曰澶盟

公羊傳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澶盟

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澶盟

冬公子友如齊澶盟

冬公子友如齊澶盟

冬公子友如齊澶盟

曰既稱涖盟則曾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桓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年惟此年季友之盟國請之而勉強以結盟伯初之善文七年穆伯如宮則小昭子之盟齊定以取叔穀之盟鄭則皆結好以叛晉與之也背伯之謀不取矣穀之盟鄭則皆結好以叛晉而為之也背伯之謀不取矣穀之盟鄭則皆結好以叛晉誤重出爾不言其亦取矣穀之盟鄭則皆結好以叛晉得之趙子爾不言其亦取矣穀之盟鄭則皆結好以叛晉我欲之也子爾不言其亦取矣穀之盟鄭則皆結好以叛晉觀胡氏於良夫李盟下敵者也皆簡辭也其說因然恒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前定者嘗有約以前定之說亦是胡氏所疑復遣使固結之前定者嘗有約以無傳者通於此例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氏曰勤我師三至于鄭連年伐齊桓不救而孔叔有勤我師之言蓋知于檀于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廬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乙丑 惠王二年 四年 齊桓三十 晉獻二十 衛 曹昭六 陳宣二十七 杞穆十九 鄭文十七 宋桓二十六 秦穆四 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隱

左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曰昔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南至于淮而復寡人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

次于陘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
言上下不相得也侯也孰侯侯屈完也穀梁傳潰之為
言所侵也不相得其地不侵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
止也社氏曰民逃其地不侵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
楚地也社氏曰民逃其地不侵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里跋履險阻公先而後

涉其境楚得以為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而後

蔡道蔡以及楚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

求戰知弗敵矣薛氏曰侵蔡特因其捍蔽爾非素

謀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楚是伐楚特因其捍蔽爾非素

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

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桓公是徵社氏曰包茅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

盧溪縣西南三百五里有包茅山武陽志辰州

出包茅有刺而三春茅堂胡氏曰桓公伐楚聲酒

義以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者侯戰伐之事

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與之罪無有以合於義而

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譬之殺人者或曰人

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

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矣楚雖暴橫聲馮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

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

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

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

于陘楚屈完來盟學師序其績也

齊欲緩之

齊欲緩之

齊欲緩之

齊欲緩之

齊欲緩之

德故不速進而次陘何氏曰桓公止善其不頓與血命以
文德優柔服之病中國久矣齊桓止善其不頓與血命以
杜侯欲伐而攘之威懼楚勢強則思全桓桓必勝是以會
諸侯先侵蔡蔡以震其欲圖楚而後伐之則齊桓桓必勝是以會
心淺於蔡而深欲其威懼楚而後伐之則齊桓桓必勝是以會
其地不分其民春秋舉桓公志於蔡而桓桓必勝是以會
也悉書則以陳氏曰春秋舉桓公志於蔡而桓桓必勝是以會
則脩怨而問不強矣而桓桓必勝是以會
分在於蔡也伐楚而後及楚也桓桓必勝是以會
合九國之衆以討楚人莫不盛於此不戰而桓桓必勝是以會
戰矣而桓桓必勝是以會
師桓桓必勝是以會
屈服于公桓桓必勝是以會
其震以文桓桓必勝是以會
威震而兵桓桓必勝是以會
會鄧已懼其強故可以其心於楚桓桓必勝是以會
民訓兵至此方氣諸侯之師桓桓必勝是以會

其君臣無湯武之遺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桓桓
公本無湯武之遺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桓桓
大義其故揆王之天與計而管仲復未嘗有於中國矣桓桓
敢正其驕矜之形罪辭致屈完來盟然天子之命桓桓
師特力踐矜形罪辭致屈完來盟然天子之命桓桓
之功烈卒踐矜形罪辭致屈完來盟然天子之命桓桓
用能攝勝非楚人免之善左專善也桓桓必勝是以會
以戰之百猶非楚人免之善左專善也桓桓必勝是以會
而輕進深夏則勝罪致數未可也桓桓必勝是以會
待其自來屈服則所負之數未可也桓桓必勝是以會
兵之善也汪氏曰晉文退制之可也桓桓必勝是以會
召陵之善也汪氏曰晉文退制之可也桓桓必勝是以會
楚不責以意使王得臣罪蓋桓桓必勝是以會
強不齊借王已保非其日勝若桓桓必勝是以會
不諸侯伐鄭保其必勝若桓桓必勝是以會
皆不書次其師善也桓桓必勝是以會
伐鄭而桓桓必勝是以會
於齊桓桓必勝是以會
我矣或謂桓桓必勝是以會

已桓之伐楚當先侵蔡今考踐上于溫霍泉而
厥後專意事此則桓之討蔡豈曰過乎廬陵李氏
曰慎戰之意也○年與襄元公羊云國曰鄆同例皆整
非也潰者民潰也○劉氏曰公羊云國曰鄆同例皆整
其言次于屈完何有侯也侯屈完也亦非也實侯
何為不言屈完何有侯也侯屈完也亦非也實侯
來乎家氏曰左傳云蔡姬氏侯屈完也亦非也實侯
然則齊桓之侵蔡為私怒而諸侯公于圍之蔡潰遂伐楚
齊桓欲攘荆楚經營十數年矣始不蔡潰遂伐楚
為蔡潰民皆逃其蔡姬之詞也逃其無不則蔡潰遂伐楚
輕受兵者罪重矣蔡姬之詞也逃其無不則蔡潰遂伐楚
華潰之旨穀梁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楚之後棄我中
以蔡姬之事楚齊桓先事也晉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
二年侵蔡遂伐楚宣元也楚晉定八年侵陳遂侵宋襄
遂侵衛也齊侯伐衛成六年伐晉定八年侵陳遂侵宋襄
書救鄭八年齊侯伐衛成六年伐晉定八年侵陳遂侵宋襄

夏許男新臣卒

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
專之詞蓋亦隨其事而一曰專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
其遂伐曹而遂城偏陽遂城虎牢遂入鞆而遂城虎牢
遂救許反為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
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

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
地內桓師也高氏曰新臣即許叔位四十二年汪
業嗣是為僖公子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汪氏曰成十

廬卒于師襄十八年汪氏曰成十

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

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征而為捍音關汪氏曰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捍卒
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
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
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
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感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
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
斃焉則無求矣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
曰召陵地屬潁川而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
氏曰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書卒于師不足貶桓
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貶桓
屈居勿反完皆桓召上照反

左傳受楚屈完乘而如師退少召陵齊侯陳諸
之好是繼與屈完而觀之何對曰齊侯曰惠
能禦之辱此收寡君好如齊侯曰惠
誰敢不服若以城何寡君好如齊侯曰惠
雖衆無所君攻以城何寡君好如齊侯曰惠
大夫也何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公也其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陵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者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典此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帖者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此者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公者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其來會桓序績也為梁也楚事矣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是正乎桓曰非正也為梁也楚事矣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桓得志也于師桓曰非正也為梁也楚事矣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不楚何也桓曰非正也為梁也楚事矣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向楚何也桓曰非正也為梁也楚事矣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周室不祭也桓曰非正也為梁也楚事矣則曷為再言盟于尊及諸國方城以曰齊侯曰惠
反我將問諸江杜氏曰茅于師于不至之師召陵穎川縣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屈完進之也
 蚩夷之惡國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屈完佐楚子而能
 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
 其不稱使權在完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
 推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陸氏曰屈完推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陸氏曰屈完
 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
 服義也服義也
 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
 楚明德及強桓公帥小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楚明德及強桓公帥小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
 夷最為盛桓公帥小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夷最為盛桓公帥小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
 而楚人震恐兵功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而楚人震恐兵功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
 主之不復則辭徵主之不復則辭徵
 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
 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

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
 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
 委份而春秋美召陵是也委份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以求諸侯于桓公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以求諸侯于桓公
 陵與之盟以禮齊桓公之會能服言齊桓之時下齊桓上替陵與之盟以禮齊桓公之會能服言齊桓之時下齊桓上替
 而春秋美召陵是也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譎是以未加兵而強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譎是以未加兵而強
 楚自服故書命曰楚屈完也楚自服故書命曰楚屈完也
 刃而楚人聽命于齊桓也刃而楚人聽命于齊桓也
 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與之盟故言
 來而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與之盟故言來而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與之盟故言
 名氏以進之若春秋待桓也名氏以進之若春秋待桓也
 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
 子使以嚴更狄之分而伸齊桓以嘉其體屈完子使以嚴更狄之分而伸齊桓以嘉其體屈完
 至而桓公退師以與盟維不堅其求服之志於義是既至而桓公退師以與盟維不堅其求服之志於義是既
 桓公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二百四桓公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二百四

十年甚盛之舉也汪氏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
書法不異皆一經不特筆言二楚屈完齊侯之盟
美晉悼之定鄭服齊使袁非僑如義也袁妻稱及國
會而楚鄭侯使齊人非僑如義也袁妻稱及國類然
不三年陳侯使齊人非僑如義也袁妻稱及國類然
書日則非盟序績也袁非僑如義也袁妻稱及國類然
而大夫會勝於國佐也如師會及詞繁而孫豹及諸
公服楚以盟者惡其僑如義也袁妻稱及國類然
也故春秋書以力屈楚亦齊服因桓公之義故春秋
以安中國而陳執國權之來諸侯既盟又使大與
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來諸侯既盟又使大與
也廬陵李氏曰齊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以書定四
年會召陵成陵事彼會也劉子書而卒於無能為此
而卒能成陵事彼會也劉子書而卒於無能為此
後書盟為成功彼會也劉子書而卒於無能為此
不待論但召陵事彼會也劉子書而卒於無能為此
國之師於召陵事彼會也劉子書而卒於無能為此
使尊屈完也召陵事彼會也劉子書而卒於無能為此

齊人執陳轅濤塗

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
桓之使高子氏曰來盟不稱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
只觀齊之強弱皆非春秋所定也齊桓公自相反
魯屈完氏得安但春秋所定也齊桓公自相反
矣則非也又曰安但春秋所定也齊桓公自相反
定如師也然晉不楚子使屈完師如師也然晉不楚
佐如師也然晉不楚子使屈完師如師也然晉不楚
國佐如師也然晉不楚子使屈完師如師也然晉不楚
乃晉人止書如欲屈完師如師也然晉不楚子使屈
盟書及而所召陵再書既盟序績之為說公羊之績故
得以退師非也桓不書既盟序績之為說公羊之績故
得志者非也桓不書既盟序績之為說公羊之績故

左傳陳袁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
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
侯曰善濤塗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出於陳鄭之間
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

資糧罪履其可也齊侯說典之虎牢執表濤塗公羊
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還師而東濱于東澤
夷且歸桓公執濤塗者焉或稱海而東濱于東澤
之執者伯討也稱濤塗者執者焉或稱海而東濱于東澤
怨不桓公假塗討于古者周而執則陳人西國也
師不桓公假塗討于古者周而執則陳人西國也
也穀梁傳齊人不脩其師而執濤塗也其濤塗何
齊強楚歸而正其踰國而執濤塗也其濤塗何
服強楚歸而正其踰國而執濤塗也其濤塗何
執鄭楚歸而正其踰國而執濤塗也其濤塗何
齊濤塗不與其執也故陳濤塗逃來見春秋之罪
臨濤塗之罪故顧而執濤塗也若然則令師自濱海而歸
非濤塗之罪故顧而執濤塗也若然則令師自濱海而歸
侯濤塗之罪故顧而執濤塗也若然則令師自濱海而歸
子會孟執宋公晉執曹伯齊師得伯討之承上之文
子會孟執宋公晉執曹伯齊師得伯討之承上之文
公羊慶也書執宋公晉執曹伯齊師得伯討之承上之文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之說則仍從陳胡氏全取公羊為是

左傳秋伐陳討不忘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
內師也瘧川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陳其國及之者何
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於陳故伐陳也必使曾人
及者蒙上黃遠國不執濤塗之主也齊及之非謂書
及者蒙上黃遠國不執濤塗之主也齊及之非謂書
偏陽遂實曾及之類此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
不言遂實曾及之類此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穀梁傳有
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也楚為大
大伐楚也范氏曰楚強莫能伐故以先事致也楚為
氏曰公出三時危曰楚強莫能伐故以先事致也楚為
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其且師出三時擇其
後之勞也啖氏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擇其

帖
三
五

之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故東山
二章言其思也齊桓之不可為同公亦明矣然春
敢以周公之義責焉者以其可以及可以責者積
於桓也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
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
會于陽穀導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
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
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
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父假而不歸烏知
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南軒張氏曰五伯暴
乎仁義之名有所為而為之故暫假而暫歸桓公
召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使
陳轅濤塗之舉旋踵而起此皆歸之楚者矣汪氏
假而能久久之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汪氏

曰朱子集註謂竊其名以此終身楚方受盟志已驕
而不自知其非真與此不獨楚方受盟志已驕
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
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魯可厚以責人
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繞
得荊州而張松見忽三國志劉馬傳曹操擊劉表
操得荊州遣別駕張松表卒子綜以荊州降劉璋以
蕩時操已定荊州一矜其功松於操怒之歸勸璋絕操
習鑿齒曰齊桓一矜其功松於操怒之歸勸璋絕操
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季
頃之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休不朝五代史高季
元年莊宗威梁季興入謂將佐曰新朝之郭崇韜
乃遣之季興信道而云謂將佐曰新朝之郭崇韜

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成湯
 矜伐如此其誰不解體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蔡氏曰責愈重則憂愈大
 道當然也君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
 執罪齊侯也陳氏曰齊侯稱人貶也東遷之後春
 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於中立會稱君伐宋稱人
 於即戰稱人於盟惡曹稱人於治在盟會稱君
 執君執國同伐楚稱人齊桓帖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
 與六國同伐楚稱人齊桓帖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
 既執其國臣過以薄三國之師之過者蓋不國之兵臨其
 如厚書之者以見其師之過者蓋不國之兵臨其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歸而
 者不耕者不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歸而
 慙德多矣况有大兵討之者後復以師出重困桓公於此
 以憤與則後有當討者後復以師出重困桓公於此
 終不鄭伯也善隨陳氏不忠也前日著其罪曰陳侵
 過致之也沙隨陳氏不忠也前日著其罪曰陳侵
 陳皆討之也沙隨陳氏不忠也前日著其罪曰陳侵
 已甚也沙隨陳氏不忠也前日著其罪曰陳侵
 暫謀之也沙隨陳氏不忠也前日著其罪曰陳侵
 責桓夷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楚也國家之役見之夫桓公
 齊桓夷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楚也國家之役見之夫桓公
 模宏者負得喪足凶仲移其常心斯王方寸而識蓋規
 狹者負得喪足凶仲移其常心斯王方寸而識蓋規
 而伊尹周公與之謙以狐趙事業所以物大諸侯小桓公
 之始霸官仲朝不朝伏罪也遠近咸服小諸侯小桓公
 會之不朝官仲朝不朝伏罪也遠近咸服小諸侯小桓公
 率之會朝官仲朝不朝伏罪也遠近咸服小諸侯小桓公
 易其命諸侯避軍道以罪還自召陵君臣俱有損
 執其命諸侯避軍道以罪還自召陵君臣俱有損
 而驕猖狂妄行管仲之費而陳反則仲與桓俱墮驕
 而驕猖狂妄妄行管仲之費而陳反則仲與桓俱墮驕

也始公曰公孫諸以哉弦雖自而盈
 也孫公子書會孫國賤春伐稍若莫之
 也教子農帥侵茲皆之秋許伸欲知域
 師帥友父師未與大夫義著楚國之威蔡是量
 及師敗而公帥知矣以會高氏曰之暇而強楚之節未楚朝獲
 侯營茲與教書而公首惡諸國皆孫伐陳帥陳則也人借
 大夫鄧公世孫為子書不勝師而陳帥陳則也人借
 徐孫為子書不勝師而陳帥陳則也人借
 見茲將是牙帥謀師會也陳帥陳則也人借
 三家師故謹弒子救陳帥陳則也人借
 所會志子救陳帥陳則也人借
 從陳之般未氏則知人借

附錄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
 且其筮之曰專之渝僕公之生奚齊一薰一蕕十年尚
 長且其筮之曰專之渝僕公之生奚齊一薰一蕕十年尚
 且其筮之曰專之渝僕公之生奚齊一薰一蕕十年尚
 且其筮之曰專之渝僕公之生奚齊一薰一蕕十年尚

春

丙寅十一年五年
 宋桓二七年陳宣三十八年
 曹昭七陳宣三十八年
 秦穆五楚成十七

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大
 斃公殺其臣小臣亦斃或謂曰公祭之地地墳與大
 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子我曰君實不察其
 老矣此吾名也公出人誰行乎大子我曰君實不察其
 罪被遂諸二公以出人誰行乎大子我曰君實不察其
 城姬遂諸二公以出人誰行乎大子我曰君實不察其
 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知我十二月戊申納于新

附錄

左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
 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

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
為之公子築蒲與屈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
無戒而讐必保為忠與之保又何慎焉詩云懷德
惟寧宗子惟城保不忠失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三
將適師為難公使慎寺人披狐裘龍首一城之三
誰適從及難者吾讐也論而重耳曰君父國之
者甚之也穀梁傳曰吾讐也論而重耳曰君父國之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氏曰
親親也陸氏曰稱晉侯言申生之無罪也陳氏曰
大子則其罪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總
殺宋座以伊疾之罪也諸自殺直稱君以姑息而陷之
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遠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申

不義說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木仁之賊也

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公何也春秋

本也潛圖密慮不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

矣此者其誰乎是故曰晉侯殺專罪獻公使

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

理以敗其家國知所戒焉張氏曰獻公嬖寵庶孽

世所謂哲人而蒙首惡之晉亂者此也高氏曰諸侯

世所謂哲人而蒙首惡之晉亂者此也高氏曰諸侯

世所謂哲人而蒙首惡之晉亂者此也高氏曰諸侯

者
尸

爾何有內辭乎

夏公孫茲如年

左傳公孫華如年娶為杜氏曰卿非君命不越境故
奉君命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曾於邾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茲五年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往如魯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也夫如魯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事也夫如魯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公孫也夫如魯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私交也夫如魯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見命也夫如魯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矣自見命也夫如魯聘于魯未見使臣而實其聘年臨川吳氏曰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穀作首戴後同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世子于首止會王世子于首止
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會王世子于首止會王世子于首止
以重會王世子于首止會王世子于首止會王世子于首止
故曰重會王世子于首止會王世子于首止會王世子于首止
及其辭異杜氏曰首止不可與諸侯列世也
及以會尊之也
世之子不名而殊會尊之
也王之子不名而殊會尊之
陵謂陵曰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
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
白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
何氏曰諸君副主當世為世子所會也啖氏曰齊
文故殊別之使若諸侯為世子所會也啖氏曰齊

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廢襄王功
桓適事之權也定天子之春秋本於危疑之命廢襄王功
公也合於義者哉成子六公單公及諸侯之盟蓋以明
三也鄭公七年頃公及武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
以非會書之此也夫殊會之文或及以明會之會
會或會以臣之此也及以鍾離于各不向公及以明會
世之子辭然首止會吳以卑會鍾離及于同公及以明會
之人分也會吳則以實則會及後會所正人會華君
之也文雖同而實則會及後會所正人會華君
陽穀以兩池會一而實則會及後會所正人會華君
以而實不盟也書諸侯及以之及別會齊侯及于夷
盟大夫自盟而志始也皆以之及別會齊侯及于夷
大義而意不志始也皆以之及別會齊侯及于夷
則異皆交例于相黃始也皆以之及別會齊侯及于夷
李氏曰襄王之子弟皆陳寵子帶是也十不周本紀曰
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十不周本紀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秋諸侯盟于首止
者前日而後凡也穀梁傳諸侯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而再見
尊者王世子而後凡也穀梁傳諸侯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而再見
桓諸侯也信也故謹信也盟也尊則中事而復舉諸侯而再見
受諸侯也信也故謹信也盟也尊則中事而復舉諸侯而再見
子不子則其尊已而朝太子也其位是臣也所不也桓子也
侯不子則其尊已而朝太子也其位是臣也所不也桓子也
亦不致觀桓所大國扶何也其位是臣也所不也桓子也
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子小國是臣也所不也桓子也
子受諸侯之尊已而變之也天正也亦天子微諸侯不享親世
王尊矣世子受之已而變之也天正也亦天子微諸侯不享親世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
附錄左傳陳轅宣仲怨申侯而城大反也巴於召陵故
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諸侯申侯而城大反也巴於召陵故
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申侯而城大反也巴於召陵故
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諸侯申侯而城大反也巴於召陵故

無中事後舉諸侯汪氏曰據祝柯重立間有異事

城可知平丘無中事不省諸侯何氏曰省文盟會盟同

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

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范氏曰齊桓尊崇王室

之美者莫盛於此劉氏曰首止之會諸侯翼戴世子盟

再言之者孔子曰善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

焉首止者君臣曰善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

蓋王者之禁皆有懿德美行超絕卓異非常之迹

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

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汪氏曰新君即位

升謂之是為築王下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

汪氏曰太子鄭乃惠王之長嫡桓公會首止以定

其位所以明父子之倫不使王太子列於諸侯而要

言共尊世子為明君臣之儲君且止之盟重與諸侯同

盟又臣以甲明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

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張氏曰此

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始亦東牲載書

而不故桓公之謀宰周春秋之義舉也而正救於未亂

加之一尊者桓公之功而再書首止明其禮之復正此所以

諸侯之微王下之意諸侯不首止秋諸侯盟以美之盧氏曰

尊周之微王下之意諸侯不首止秋諸侯盟以美之盧氏曰

會者辨上之禮信和故世子盟也高氏曰

是以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世子盟也高氏曰

名可謂世子也夫齊既而朝焉孔子致罪作備者由

之晉侯之伯遂致天齊而朝焉孔子致罪作備者由

之晉侯之伯遂致天齊而朝焉孔子致罪作備者由

之晉侯之伯遂致天齊而朝焉孔子致罪作備者由

之晉侯之伯遂致天齊而朝焉孔子致罪作備者由

之晉侯之伯遂致天齊而朝焉孔子致罪作備者由

致王世子遂至于致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陳氏曰桓王有諸侯之微者三致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陳氏曰桓王有諸侯之微者三致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

鄭伯逃歸不盟

公羊傳鄭伯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也... 鄭伯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也... 鄭伯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也...

有者異然就其中而得之許止又與... 有者異然就其中而得之許止又與... 有者異然就其中而得之許止又與...

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可以寡犯衆也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事有惡者不與音預為幸其善者不與為恥平丘

之盟惡也請魯無動是以為幸汪氏曰平丘之盟

非尊王同懼荆蠻篡弒之君則非仗義甲車四千

乘示威於諸侯則無忠信誠慤之意又信和營之

訴而絕魯使不與盟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

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恥故特書曰鄭伯逃歸

逃者匹夫之事杜氏曰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

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趙氏曰國君輕走群臣不

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以諸侯之尊下

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盡

逃歸不盟深恥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

惡去聲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

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

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太義

為王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

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

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家氏曰鄭伯當陳

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為盡安春秋逃之者

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春秋逃之者

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辨之於父子

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

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

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

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

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

命一

命一

命一

命一

但故也矣之書之汪逃書賤室以所楚狄義遂子鄭故人之
 言云非○先鄭逃氏齊厲乎實以所楚狄義遂子鄭故人之
 逃爾也劉師詹斷曰陳君哀伯以啓知中國自是日矣復與中私棄
 歸不知羊嫌公鄭於此會高固于書所蓋厥君而楚與諸夫齊正撫鄭從
 則嫌鄭伯鄭羊云逃見齊桓晉高厚逃鄭伯陳侯之若鄭文歸也何王伯
 已盟本自賈逃言乞桓晉高厚逃鄭伯陳侯之若鄭文歸也何王伯
 而當逃歸者不當在盟何首不載之使昭聞惟臣矣公不何王伯
 逃故盟及者不當在盟何首不載之使昭聞惟臣矣公不何王伯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始於中國左傳楚閻穀於菟
 江黃道柘方陸於齊皆弦也
 只不設備故亡穀梁傳皆弦也
 陳之輔曰地譜光州光縣故國也
 遂滅弦以起諸侯之叛心至故國
 名大夫也以為楚冠中見齊桓也
 公負固之心至楚願以當齊桓也
 楚而逃去之因王問此寬而帥師
 弦同壞以受弦不名以奔尚之可
 能以救弦而啓救鄭圍之楚紛
 孫討楚復弦啓救鄭圍之楚紛
 年楚人曰楚復弦啓救鄭圍之楚紛
 黃義同人咸人咸弦惡桓不中能救也十威而制楚温十與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春秋左傳

卷

言可見陳氏曰苟同力致誘蔡侯其世子必詳所
公之棄不疾之罪師圍曰蔡子致誘蔡侯其世子必詳所
用之苟罪書力師圍曰蔡子致誘蔡侯其世子必詳所
馬耳而矣自亡也晉人執虞公以從之晉人執虞公以從之
當戒久矣今但執也王執虞公以從之晉人執虞公以從之
為錄耳非若書曰成義侯之文號遂成號不書者稱執者
實錄耳非若書曰成義侯之文號遂成號不書者稱執者
者然未嘗沒於嗜好之而棄其險要以此與敵謀或侵國
地滅國以著滅之者而棄其險要以此與敵謀或侵國
蓋有深意下著滅之者而棄其險要以此與敵謀或侵國
故書不虞蓋師同者晉者虞不書之擇蔽而下陽既取書虞
公歸則不言公者特亡之君或待此之時也書虞亡不
公歸則不言公者特亡之君或待此之時也書虞亡不
拘於常例夫聖筆之立君如秦化胡之春秋不當言虞
滅而書稱公皆執變其常法也或曰秦化胡之春秋不當言虞
三虞特書晉公執而天子三公未知其重否○國故曰左

詞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
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
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詞也杜氏曰國非其國貪臣
非其臣晉人執之不若執一夫何氏曰稱公者其國已亡其地已
奪是滅而不虞公之不名而執一夫何氏曰稱公者其國已亡其地已
能死公也夫執前無所由後無所為匹夫之實也項氏
曰虞公之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書滅下陽於始而
歸如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書滅下陽於始而
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平之
能亡國敗家審矣劉氏曰春秋記事原始見終不
震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虞之滅自夏陽見終不
公使天下見其君者從而深可戒矣於張氏虞故
曰使天下見其君者從而深可戒矣於張氏虞故
所恃資敵與晉獻無道絕後號叔虞仲之祝公之
之自取亡滅與晉獻無道絕後號叔虞仲之祝公之

氏云晉襲虞滅之而脩虞祀且婦其職貢于王故
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
其自欲文飾脩祀歸貢不足以其掩其大惡春秋為
為聽之耶左氏怪其文理異常因彫琢遷就為此
爾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三

僖公二

丁惠王二年六月(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一(鄭)文
未十三(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十八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近秦而幸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
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

新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邑逃首止之盟故也
 所以不伐也公羊傳此邑不言圍何也
 穀梁傳不伐也國不言圍何也
 伯義之罪也荒氏曰齊桓而糾合諸侯翼戴于上而討顯鄭于伯
 辟義逃歸是文雖同而善伐惡國之義有殊也杜氏曰與國新密
 下圍之歸也文雖同而善伐惡國之義有殊也杜氏曰與國新密
 鄭新密之歸也文雖同而善伐惡國之義有殊也杜氏曰與國新密
 葛園婚不之同左氏曰善伐惡國之義有殊也杜氏曰與國新密
 以為惡桓公之強為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洵於不
 得意致伐之例
 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侯將
 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斷璧大夫棄侯
 上與禱楚子問諸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命之
 是武王親楚子問諸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命之
 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穀梁傳善救許也杜氏曰皆命之

冬公至自伐鄭

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叙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自召音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
 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荀子注若擊圍而不
 不舉有遺去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而
 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
 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
 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汪氏曰書遂救者美
 謂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非也書遂救者美
 惟齊桓遂伐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望也

爾善之尤則何以致之也
曰楚人圍許許謂之義也
而救之義也
氏謂之義也
所以謂之義也
以謂之義也
予楚鄭經不書也
求之故上鄭伯也
書圍則見鄭伯也
救許則見鄭伯也
新以討其不討也
所以討其不討也
文之實為不討也
許書法無異朱子謂也
功豈謂是歟廬陵李氏曰
救欲盡力救鄭陵李氏曰
速進而赴于鄭救次為冠
反兵赴于鄭救次為冠
尤蓋救兵赴于鄭救次為冠
與邑也趙氏曰左氏云圍蔡侯將許為義也

戊辰

惠王二十七年
齊桓公三十三年
蔡穆公二十二年
鄭文

二曹昭九卒陳軍四成十九
二曹昭九卒陳軍四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請下齊於病既不能強又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日朝不齊及女何以待君張氏曰鄭由來矣姑少待我對
足制之及女何以待君張氏曰鄭由來矣姑少待我對
煩諸侯也

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子武城許男面縛於陳
侯于武城許男面縛於陳
為滅國許之禮也
又云微子啓如宋許何疑乎
常與諸侯會知如是又疑乎
其初不降楚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氏曰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請天子進之別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蹻使也初申侯出也女有寵利而文王將死與之璧取死求女必速行無也後之人將來多於女必不臣莫若君殺大夫之也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公厲子無也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國無以殺者君若殺大夫之也辭也公羊傳其稱國以殺大夫稱國以殺者君若殺大夫之也

離也故桓公復反扶又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

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

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反為上也

女從楚之命而逃息止之盟齊與問罪之師鄭服

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於殺也故春秋如申侯者其見

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劉氏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有以內忌而殺申侯

氏曰左氏載陳濤塗怨申侯亦以已勸之而城虎陵李

美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將以已勸之而城虎陵李

後說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將以已勸之而城虎陵李

楚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然國故導鄭伯以從

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齊母而友復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二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廬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冬葬曹昭公

附錄：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

已五年崩，二十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已五年崩，二十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已五年崩，二十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所請與，奈何？蓋酌之也。穀梁傳：王人者，先諸侯也。其也，周室命也。朝服，諸侯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何首也？周室命也。朝服，諸侯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所而請與，乞之也。蓋酌之也。杜氏曰：洮，曹地，夾際。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隱公元年，以私好去，出聘者，不稱其使。莊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以私情出，詐者止錄其名。

文公三年王子虎卒
定公四年劉卷卒
不以其貴故尊之也
以王命

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
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

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孫氏曰王

序于諸侯之上張氏曰齊桓公尊王故王人微序于諸

侯高氏曰王室有叔帶齊桓公尊王故王人微序于諸

矣高氏曰王室有叔帶齊桓公尊王故王人微序于諸

侯以謀之臨川吳氏曰故帶齊桓公尊王故王人微序于諸

此之時王維未崩或聞吳氏曰故帶齊桓公尊王故王人微序于諸

王告帶難於立周桓公於是有疾襄齊桓公尊王故王人微序于諸

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杜氏曰乞者卑遜自屈之

乞師五得未得未可知也一始而外歸今則乞盟於

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孫氏曰鄭受盟

欲與於盟而不可得也孫氏曰鄭受盟

鄭伯之自盟而不可得也孫氏曰鄭受盟

諸侯結盟以定世蓋不吳氏曰定曰鄭伯前年狗惠王可以

中伯懼後盟以定世蓋不吳氏曰定曰鄭伯前年狗惠王可以

八年國患鄭先受患自莊十與此盟也高氏曰王矣存會

三年復加兵於鄭鄭齊桓元召陵之役伯楚始攝服則楚附

楚不復加兵於鄭鄭齊桓元召陵之役伯楚始攝服則楚附

之伯明自備書其小盟乞也鄭伯事以罪鄭伯見義

人之伯明自備書其小盟乞也鄭伯事以罪鄭伯見義

人常例也盛矣汪氏曰七年小盟乞也

稱人則也子于諸侯之會而止齊侯主會之

書公會而序伯者世子在會而止齊侯主會之

書公會而序伯者世子在會而止齊侯主會之

書公會而序伯者世子在會而止齊侯主會之

書公會而序伯者世子在會而止齊侯主會之

書公會而序伯者世子在會而止齊侯主會之

書公會而序伯者世子在會而止齊侯主會之

書公會而序伯者世子在會而止齊侯主會之

辭也此書公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書
侯主會之辭也後此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書
法事而盟然王室之卿則親列於會也如鄭則
盟不言而使大夫盟則然鄭伯親列於會也如鄭則
鄭伯不言而使大夫盟則然鄭伯親列於會也如鄭則
伯當在會而與於盟矣然鄭伯親列於會也如鄭則
則當在會而與於盟矣然鄭伯親列於會也如鄭則
矣然當在會而與於盟矣然鄭伯親列於會也如鄭則
見其然當在會而與於盟矣然鄭伯親列於會也如鄭則
曰經其然當在會而與於盟矣然鄭伯親列於會也如鄭則
王皆子也文臣與盟者于憚屈盟于師先書苟非在會而後見鄭則
君子皆子也文臣與盟者于憚屈盟于師先書苟非在會而後見鄭則
同會而不可盟父故春秋王臣正法不以與諸侯盟也踐
土王會而不可盟父故春秋王臣正法不以與諸侯盟也踐
而諸侯以安于室雖天子初立法室宜然既無使結
盟無諸侯以安于室雖天子初立法室宜然既無使結
亦無諸侯以安于室雖天子初立法室宜然既無使結
子傳曰頃王故洮王雖人非正法室宜然既無使結
位可使許官伯出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情
義可使許官伯出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情

夏秋伐晉

室無虞而王臣與諸侯下盟列國以濟大典故與不譏
人皆從此例此說亦可通但胡氏雞澤下注與所譏
則皆與可也蓋酌之也公穀皆云乞辭耳言酌與所
請與甚矣假之也師按乞者何酌之廬陵李氏曰與所
迂辭甚矣假之也師按乞者何酌之廬陵李氏曰與所
之盟左氏常事者不詳而陳鄭又遣世子桓公德衰
窳母之會常事者不詳而陳鄭又遣世子桓公德衰
王助非也
自王助非也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
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之晉時美且遠不
無速衆之役也復期年必至示之晉時美且遠不
報采桑之役也復期年必至示之晉時美且遠不
與齊合是狄也復期年必至示之晉時美且遠不
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
狄不能攘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致者何致者則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何蓋齊于賤女之譏以妾為妻非禮也夫何以致不稱姜氏賤為賤也先至者人非禮也夫何以致不稱姜氏賤為賤也先至者也穀梁傳用者何用者何蓋齊于賤女之譏以妾為妻非禮也夫何以致不稱姜氏賤為賤也先至者也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夫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禮記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

赤盾戚斧也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高事作祀

猶列也六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此天子之禮
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言履先王之指先王
可先行先王之禮而故雖禘太音祖周頌也而其詩
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朱子曰言諸侯助祭而
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
犯分扶問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
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
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
先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
非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

至終皆非禮矣

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

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君臣當此

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夫子本不欲觀也汪氏曰文定說

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也

微與朱子不同然夫子言不欲觀則譏僭禮之意

在其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

趙氏曰譏僭禮之意

中笑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

遂事之

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

而屬信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

費文生而命之氏俾世其鄉而私門強矣於成風

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

范氏曰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

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禮有君

母非夫人者庶子為後為其以私勞寵其臣而

母總是以妾不為夫人明矣

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

書夫人而不書姓氏其貶深矣

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爭其惡乃此於無

上君而已之知母而不知父私故曰無父今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

命之者無父無君無親無法所建之非天子不能正命也天子

曰無君無父無親無法所建之非天子不能正命也天子

天故舍君無父無君無親無法所建之非天子不能正命也天子

天子故舍君無父無君無親無法所建之非天子不能正命也天子

母嫁非祭廟見夫成風也祭也言風氏以尊其母故也

家氏曰孫于齊不賤去者故不致言風氏以尊其母故也

稱夫人曰孫于齊不賤去者故不致言風氏以尊其母故也

配先君也非謂成風公嘗為非禮也

人及文君也非謂成風公嘗為非禮也

此書用致夫立又以其母事之非禮也

曰哀公欲夫以夔妾為其夫人開薨葬夫人之禮致其母也

妾曰為夫夫人自後宣公致敬羸襄公致定姒昭公

以對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致齊歸皆以妾為夫人則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寡夏
猶謂以妾為夫人則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寡夏
立妾也于以見魯衰之甚而舊與猶存也○趙氏
曰左氏云致哀姜焉何元八年哀姜稱夫人也○
用夫喪禮已矣何齊乃八年始致之乎公羊云
譏以妾為妻也蓋齊若娶于齊他國而公親往未還則
齊則不當媵先至齊媵劉氏曰穀梁云言夫而人而
無受脅而立齊媵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
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
謂之致此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
也蓋有深義非穀梁所不能見左氏云凡夫為其妾
于寢不嬪于廟不趨于寢爾苟謂四者弗致也按
哀姜于廟設此四者唯不趨于寢爾亦將不致也按
致于廟蓋僖公尊姜母成之為夫人自見何年禘于
氏曰蓋僖公尊姜母成之為夫人自見何年禘于
廟始也盧謂僖公娶姜之說左氏廟見何年禘于
因禘祭而致之於廟曰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禘于
諸侯不禘于大夫不禘于士大夫不禘于士大夫不禘于
哀姜不禘于大夫不禘于士大夫不禘于士大夫不禘于
於同不禘于大夫不禘于士大夫不禘于士大夫不禘于
女為嫡齊女于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

夫僖公作頌賢君網為齊所曾豈得以為媵為夫人
乎趙子以頌賢君網為齊所曾豈得以為媵為夫人
是而劉氏胡氏皆從之風者姜聲未聞有罪何得不稱

冬十有二月丁未夫王崩

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足以緩臨川吳氏曰蓋
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歲終乃崩也○趙氏曰左
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于涖謀惡大室之亂不發喪而
告難于齊八年正月二月會于涖謀惡大室之亂不發喪而
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會于涖謀惡大室之亂不發喪而
而後告喪于齊八年正月二月會于涖謀惡大室之亂不發喪而
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附錄左傳宋公疾太子魚茲父固謂曰能以國讓且仁
孰大焉君其立之公命太子魚茲父固謂曰能以國讓且仁
又不順遂走而退且命太子魚茲父固謂曰能以國讓且仁

庚午 襄王九年 齊桓三十五 晉獻二十六 卒
衛文九 蔡穆二十四 鄭末二

均四海亦不易聲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伯氏曰諸侯入乎朝廷之內出乎畿甸之外親疎雖不同均諸侯入乎朝廷之內出乎畿甸之外曰勤勞殊會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家矣婦人許嫁字而笄然惠王之喪適當同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功可揜過秋無譏者豈桓公會于禮王室之徵大難而功可揜過秋無譏者豈桓公會于京師反徵大難而功可揜過秋無譏者豈桓公會于弭兵之會立以明王禁歟廬陵李氏曰宰閱也又曰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家矣婦人許嫁字而笄然惠王之喪適當同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功可揜過秋無譏者豈桓公會于禮王室之徵大難而功可揜過秋無譏者豈桓公會于京師反徵大難而功可揜過秋無譏者豈桓公會于弭兵之會立以明王禁歟廬陵李氏曰宰閱也又曰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

則無服蓋諸侯絕期苟嫁為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
人為喪之服也如成人非禮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曰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我同盟之人既盟
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
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
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桓公憂中國之此何不以危而
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憂中國而矜之叛者九國震
江入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莫若我也穀梁
傳桓盟不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穀梁
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殺讀書加於天子之禁故備
母之禁使婦人與國事程子曰云諸侯盟見宰與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聲辭之復其中
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

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

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

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

而再言葵丘美之也朱子曰如葵丘之會召陵觀

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

事信矣張氏曰此一命之辭三綱所繫蓋脩身齊家

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

所自紀之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

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陸氏曰

○久哥里克殺其君之子案齊

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曰不克殺公卓子而朝荀息死之君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馬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其君之子也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殺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范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君則是不子也為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並去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

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入之亦子也江氏曰衛宣殺伋壽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悼伋壽之亡漢武奇愛少子因巫蠱事殺戾太子而壺關三老田千秋等咸訟其冤隋文以讒譖廢太子勇言此皆人心天理之本然知皆廢其不可而弗敢言也此皆人心天理之本然知廢長幼之分不可紊也觀獻公訟其子於荀息自知廢正恐有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周幽王嘗黜太子宜由子伯服矣而大戎殺其身車見史記注罰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誥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朱子曰天生衆民有物必有法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是也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者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

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

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前漢書

定陶戚姬有寵生子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

意類已欲廢太子而斷其手足去帝位呂氏因戚

夫人使人持鴆飲之斷其手足去帝位呂氏因戚

使居廟中命曰人彘斷其手足去帝位呂氏因戚

君有罪而合晉人之不君之心也盧氏曰君意立

之知罪而合晉人之不君之心也盧氏曰君意立

之猶知罪而合晉人之不君之心也盧氏曰君意立

君也孫氏曰晉君之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

不與故曰君之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

踰年稱君此其稱子晉之亂獻公殺世子而立之

夷吾而君之稱子晉之亂獻公殺世子而立之

稱君而君之稱子晉之亂獻公殺世子而立之

云齊君謂之其君故穀梁國晉獻公殺世子而立之

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晉獻公殺世子而立之

或揚得是公之非謂之君以晉獻公殺世子而立之

而書曰君之非謂之君以晉獻公殺世子而立之

難之所也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

附錄晉亂也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

於何有從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

謂卻夷吾曰公子之齊誰能對曰臣聞秦師納晉惠公

有讐夷吾曰公子之齊誰能對曰臣聞秦師納晉惠公

定國詩曰公孫枝不識曰夷吾能對曰臣聞秦師納晉

不其言多賊鮮不識曰夷吾能對曰臣聞秦師納晉

吾利也○宋襄公難為則無好帝之則文王曰臣聞

師以聽政於左師治位以公忌則多怨又為仁使為左

故魚氏世為左師治位以公忌則多怨又為仁使為左

辛未襄王十年(齊)桓文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

二十二年(曹)共三(陳)宣四十三(穆)三十五(鄭)文

十(楚)成二元(秦)穆

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
子而難下且反里克使優施飲於鳩之酒而告之
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
居三旬而難作國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
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巳齊矣吾難許我殺
優施飲之酒中飲優施言無舞謂驪姬許諾乃具
啗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克笑曰何謂不
鳥謂枯優施曰其母已獨集于估里克笑曰何謂
何謂枯優施曰其母已獨集于估里克笑曰何謂不
乎其出里既死其子又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且
優施乎抑有謀既成矣里克曰然君既許殺太子
而言奚通復故交吾不里克告我君謀成矣將立
而不忍見平何謂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
平鄭曰子何謂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

其志少味乃可問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
彼有成矣難三以得問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明日
旬難乃成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嫡立庶
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
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茅堂胡氏曰此董子所謂
之空言而不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
敢辭者也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
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
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
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
終亦不能免爵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
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

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
克之謂也張氏曰里克因優施鳥集枯之欲
以謀及獻公卒乃殺之無前不能以死正而
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
計及免其終也逆獻公之命以立乎其位則
子維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
以君也故正名其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
之春秋所書未見其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
難矣克其後里克守不遂有國語載驪姬陰
明矣天若無不立之事自安由是觀之他當
退便若生何禍不得知便用高祖今驪姬一
能平一求見衆人殺去後却殺奚齊當此亦
時不能極力會及說獻公死後日與他合殺
是曰這般事便難亦說獻公死後日與他合
怎生奈何得他後聽亦說獻公死後日與他
父劉氏曰里克能聽亦說獻公死後日與他

及其大夫荀息

禍衛無遜君之惡齊無立變孽之變矣患皆在
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
然卓與罪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義哉陳平之取辭矣不
明於大臣之分者也不為君之義哉陳平之取辭矣不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此何仇牧皆累也何賢乎荀息荀息者荀息也
其不食其言也何賢乎荀息荀息者荀息也
焉申生者國色也何賢乎荀息荀息者荀息也
何如則謂之信矣荀息之病將死謂荀息曰
愧乎其言則謂之信矣荀息之病將死謂荀息曰
曰君殺正而立可謂之信矣荀息之病將死謂荀息曰
之荀息曰君殺正而立可謂之信矣荀息之病將死謂荀息曰
愧乎其言則謂之信矣荀息之病將死謂荀息曰
謂荀息立卓子可謂之信矣荀息之病將死謂荀息曰

荀息者采齊車子之傳也君弒而死於難乃且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荀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問聖人取其受獻襄受齊桓之命傅幼子卓見弒而惡宋何哉茅堂胡氏曰荀息受命傅幼子卓見弒而惡宋何哉茅堂胡言猶是取爾無虧居長又立乎其位宋襄奉或曰少奪長以從齊桓不謂荀息所以深惡之也或曰息既從君於昏汪氏曰謂荀息為獻公傅其度孽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事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頹危之俗至於刑牲軟而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荀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張氏曰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荀氏曰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與而力辭托孤之寄不能以悟其早知荀息不與而力辭托孤之寄不能以悟其早知荀息不孤之寄難矣臨難苟免其正諫於其始又為之用則時有不必死矣臨難苟免其正諫於其始又為之用則於不食其言春秋之進荀君息大節而覲乎聖人所為特託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君息大節而覲乎聖人所為特託以甚苟免之惡也進荀君息大節而覲乎聖人所為特託於孔父曰義然則色於信收曰不書死情也進荀君息曰不食其言春秋之進荀君息大節而覲乎聖人所為特託委身以推其言然則色於信收曰不書死情也進荀君息曰不食其言春秋之進荀君息大節而覲乎聖人所為特託視石之紛如徒人費有聞矣信比於不書死情也進荀君息曰不食其言春秋之進荀君息大節而覲乎聖人所為特託猶為此善於彼也五季馮舉州綽然聖人猶有取焉則人乎故朱子之難亦荀息未嘗背其道以司徒兼待中受罪一節死君之難亦荀息未嘗背其道以司徒兼待中受罪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
後楚滅虢絃圍許豈可置而前年伐者狄及晉楚是也
是乎楚滅虢絃圍許豈可置而前年伐者狄及晉楚是也
戎非用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况許方患楚而段然以
秋書戎有姜戎也注氏曰遠略况許方患楚而段然以
言狄有疾則不赤狄所以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與一夫為子謂之曰微子則不
此雖然子弒也君何以與一夫為子謂之曰微子則不
矣伏而斃也於君則惠公為秦且謝其無辭乎臣聞命
羊傳里克死於君則惠公為秦且謝其無辭乎臣聞命
逆惠公而然則孰立惠公則里克為秦且謝其無辭乎臣聞命
乎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之為爾君者不亦公
乎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之為爾君者不亦公

入者誦公為文公諱也齊小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
公諱也齊小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
惡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何言之累也
大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何言之累也
其殺之不以累傳稱國以殺罪何言之累也
弒齊何又將以殺罪何言之累也
奚趨而曰卓子公殺我乎欲得亂之
公曰趨而曰卓子公殺我乎欲得亂之
子曰趨而曰卓子公殺我乎欲得亂之
祖曰趨而曰卓子公殺我乎欲得亂之
使夫豕豕趨而曰卓子公殺我乎欲得亂之
君曰趨而曰卓子公殺我乎欲得亂之
麗曰趨而曰卓子公殺我乎欲得亂之
自外來者世不祀也
大死麗者世不祀也
何遲於麗者世不祀也
我之深也君下堂而試呼曰吾與子
謂世深也君下堂而試呼曰吾與子

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
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矣吾所以重耳為寄
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
矣將殺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
我也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
殺之不以其罪也孫氏曰公立懼克害已以是殺
曰明惠公不以弒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
于偽反弒者為重聲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
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
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既
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傳世子死非其

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
大夫又殺之以及重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於
之命乎左傳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扶又有言矣
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
國以殺而不夫其官茅堂胡氏曰里克前諫獻
稱其善乎父之聲其官公謂冢嗣不可使將君于
善矣然不能死申生之間後殺奚齊國亂人望可謂
卓子立而難明也凡聖人書其君也此則惡矣此里
克之難而有弒君之惡何君皆賊也若謂不死與
生之難而有弒君之惡何君皆賊也若謂不死與
州法賞善罰惡比乎此惡里克之事至難也夫又
使惠公賞善罰惡比乎此惡里克之事至難也夫又
以討里克君之王傍連方伯受命而君斷其罪顯矣
曰晉人殺里克君之王傍連方伯受命而君斷其罪顯矣
秦伯內賂里克君之王傍連方伯受命而君斷其罪顯矣
利耳又懼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不利於已乃

苟殺書殺猶書賊殺位曰不齊獨幸討告國得削所殺私
息之入則其則臣大見他里夫討卓以奚之書其事入其謂克憾而
不能以君知子夫猶故而乎猶之是以在重之曰里語喜之殺術死
正兩殺里也注猶人後督相也蓋其不立初公其夫不實以不異
君下之克氏夫也見相也蓋其不立初公其夫不實以不異
之相則之氏夫也見相也蓋其不立初公其夫不實以不異
非殺猶殺曰非討賊非矣雖君然有以他君無此夫耳夫
而為曰大討賊非矣雖君然有以他君無此夫耳夫
能文楚夫矣討賊非矣雖君然有以他君無此夫耳夫
守公里克討賊非矣雖君然有以他君無此夫耳夫
君之命比蔡喜不以其罪公亦則見凡克

秋七月

從君之義而不得刻鵠不或二孰正潛室陳氏曰
效荀息不咸反類狗矣出入者哺為文公諱也按此
惠公之不入晉之類不
書之義故穿鑿不
於帝矣將以晉使登僕而告之曰夷狐突適下國遇
於非類民不祀非異秦將祀余對曰且臣聞之何神不請
刑之祀君其圖之非我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而新往告
偏將有巫者而見焉許於遂不見及期而秦往告
之言曰帝許我呂甥卻稱莫於不齊矣
召之臣出晉君納重耳茂不齊矣
兩于付反雪公作雪

附錄

冬大雨雪

左傳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高氏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
隱之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
雪之時也故

附錄左傳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御芮曰
幣重而言其誘我也遂殺不鄭祈舉及七與
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欲累虎特官山
祈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晉侯皆
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
能殺遺禍
誰能出君

壬襄王十有一年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
申三年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
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傳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穀梁傳稱國以殺

罪累上也

按在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
為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
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
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
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
其國也胡氏曰稱國以殺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
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惠公志於得國而無
雖有私謀或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高氏
曰平鄭父懼謀召重耳是懷也惠公以私意殺之故
其黨皆懼亦可罪也汪氏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
雖可傷父亦可罪也汪氏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
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為命大夫稱字非是傳但言
經者省文如經書樂祈而傳止稱箕鄭胥甲

附錄 左傳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
情於受瑞先自棄也曰晉侯其無後乎禮國之命而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
世以長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
之會為大雲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徹其怠勿
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
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
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即見
者也 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
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于外非

歸寧之禮也 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
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計凡所
當講者必有所以黃仁不及而舛樂縱肆浸淫日長桓
公自是以往歸之怠棄國政亦收不力女寵盛行伯業
遂衰而魯僖之歸皆不書國政亦收不力女寵盛行伯業
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相會而使其婦人親
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其婦人親
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相會而使其婦人親
始伯憤齊女之無度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知之
中國所以異於夷狄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知之
習為一掃復與僖占方伯之遺烈矣及桓公業其衰
矣乎 注氏曰書及以會所猶能防制云耳魯頌
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會所猶能防制云耳魯頌
稱必無姜氏之妻則聲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
姜必無姜氏之妻則聲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
附錄 左傳 夏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
戎於王侯平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兩曰雩不得兩曰旱臨川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皆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皮即反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

失救惠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

能救也陳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

國夷狄之盟揚穀之會徒以亡其國耳張氏曰以貫楚人荒四夷來王桓公急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楚人荒四夷來王桓公急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

從黃而不可不

癸襄王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 晉惠三 衛

文二十四曹共五 陳宣四 蔡穆二 穆二十七 鄭

成七宋襄三 秦穆十二 楚成二十 杞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侍諸侯之睦於齊也 不共楚職曰自郢及
我九百里馬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傳黃之盟管仲
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盟管仲
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
江滅黃桓公不能
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

以歸者既無死難乃且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

畏死其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將將作即之類是

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

侯猶得寓禮禮記郊特牲諸其罪為輕弦子温子

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毗祭

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

其書滅者見音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

帥去聲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

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汪氏

曰江黃二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

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故

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黃其罪

可知晉雖救江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

秋七月

也 以異

附錄

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于晉王以二卿之禮饗管仲管仲曰臣賤命有司
 也禮有天子之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
 以禮焉陪臣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
 謂管不志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
 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
 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冬十有一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襄王十有三年
 文三十五年
 曹共六
 陳穆八
 公款元
 年杞成八
 衛

春秋侵衛

宋襄四秦穆十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音去聲荒矣

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

後狄人窺伺斯義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

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

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怠帝王之道春

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

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張氏曰楚既滅黃而莫之

三卷

三九

也臨川吳氏曰比狄之強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
存伯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溫况
今管仲已亡霸業浸衰則
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附錄左傳春齊侯使仲孫
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子鍼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
故諸侯成周齊仲孫秋致之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
子年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子帶奔齊

此謀王室為戎難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家氏曰陽穀審毋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孟
政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

附錄左傳冬晉荐飢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
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手對
不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亥 襄王 六年 十有四年 齊桓 四 蔡穆 二十 九 卒 鄭

夷儀而乃曰城邢楚例觀之當書之楚丘綠陵者把
諸侯城邢城得救災恤鄰之遷于夷故固邢城而夷把
而曰也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
曰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
楚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城邢城而曰
以淮夷之病把沒諸侯而陵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亦已不而後封之故而為書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池未固若錄者矣注氏曰但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特不待其自遷而城之陸氏曰按年公羊之義如封然把不具其功則也
故諸侯以凡舉而城之陸氏曰按年公羊之義如封然把不具其功則也
而功亦劣於楚徐也○蓋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徐其謬可城之蓋徐也○蓋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以蓋前此左氏所邢把在聞受兵而公羊之義如封然把不具其功則也
曰桓公三亡城氏所邢把在聞受兵而公羊之義如封然把不具其功則也
不為桓公三亡城氏所邢把在聞受兵而公羊之義如封然把不具其功則也
於公羊則皆以齊為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至

義言則城刑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
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刑之師而深沒楚
血之迹貴王賤霸蓋稱桓文以正待久之體也明
此則知魯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劉氏曰
專封而功為人之善僅可以贖過故平其文不使伯
獨享其功是冒王之法而於義而勤諸侯故略其文
封者之罪於專封而法於有楚不勤諸侯故略其文
伯桓之罪於專封而法於有楚不勤諸侯故略其文
稱桓文之意比綠陵於於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綠桓文之意比綠陵於於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不給善暇稱賢哉春於王不義則桓公救過而
略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貴義則桓公救過而
志怠矣故經書詳曰不而當略不齊桓極救亦重
之權衡也蜀杜氏曰如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患全人與之國也楚呂綠陵曰以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封而不與之國也楚呂綠陵曰以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丘封而不與之國也楚呂綠陵曰以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以諸侯之而城

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

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季姬來朝也夏遇

于防而使來朝公羊傳鄆子為使季姬來朝也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

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

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

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

使言使非正何氏曰使文也鄆子國君而季姬使

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

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於

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

後漢書梁鴻傳孟光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

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裝

飾入門鴻不答光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教婦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請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

衣共入山中以耕織為業肅宗聞之求鴻不得變

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

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

禮為後世戒也孫氏曰季姬上無歸鄆之文則是

是季姬先與鄆子未嫁者此年遇防明年九月歸鄆

可知矣何氏曰禮子男不親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

其女乃使要遮鄆子以賤之張氏曰僖公愛女而

故卑鄆子使手季姬以賤之張氏曰僖公愛女而

故卑鄆子使手季姬以賤之張氏曰僖公愛女而

故卑鄆子使手季姬以賤之張氏曰僖公愛女而

故卑鄆子使手季姬以賤之張氏曰僖公愛女而

故卑鄆子使手季姬以賤之張氏曰僖公愛女而

見天心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季氏曰服
曰沙山名鹿東平足陵徒魏郡元城元城郭東有五
祖王翁孺自鹿也孫氏曰鹿元城元城郭東有五
鹿之墟即沙鹿也孫氏曰鹿元城元城郭東有五
崩爾詩云豕豸不崩也孫氏曰鹿元城元城郭東有五
曰公羊云豕豸不崩也孫氏曰鹿元城元城郭東有五
山崩不係國者異以不崩也孫氏曰鹿元城元城郭東有五
劉氏曰名庸能獨澤以不崩也孫氏曰鹿元城元城郭東有五
國也聖人庸能獨澤以不崩也孫氏曰鹿元城元城郭東有五
鹿河上之邑亦非獨知沙鹿崩為侯守之山須繫山者以
可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須繫山者以
定於梁也崩言為天柏積石皆不繫山須繫山者以
止一國之異矢

狄侵鄭

張氏曰狄救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
伐邢滅溫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桓
公之怠也
○冬秦侯將卒
許乙反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注氏曰桓公也父黜舞見
獲於莘莊十九年留卒不改者因文以見也若必以惡
此則不具日月春秋不改者因文以見也若必以惡
惡之君哉穀梁傳冬秦說非也
附錄左傳無秦說非也
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曰
鄭曰然矣魏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
鄭曰然矣魏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
聽退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
其悔是哉

丙子襄王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
曹惠六
衛

七年
鄭文二十八
曹共八
陳穆三
杞成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曰天子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結用五年一侯之制
諸侯之禮也何休曰世古五年朝安得一朝之義皆非周制
同李氏曰周官行人言朝安得一朝之義皆非周制
見五旬禮曰此六者諸侯朝言春秋禮也又曰冬遇一服見
服又曰諸侯朝服見五旬禮曰此六者諸侯朝言春秋禮也又曰冬遇一服見
也又曰諸侯朝服見五旬禮曰此六者諸侯朝言春秋禮也又曰冬遇一服見
諸侯朝服見五旬禮曰此六者諸侯朝言春秋禮也又曰冬遇一服見
小聘三朝一聘禮也
人年同蓋周衰聘禮五年一制左氏文五年一巡守與行
五年不聘三朝一聘禮也
文而會伯其務不煩諸侯古制也
故事先儒皆以爲此朝聘以志業禮昭而有十三年制
以不威使會而盟以顯昭明於家義左氏文五年一巡守與行
朝不會一盟之說又無所出禮於家義左氏文五年一巡守與行
曰知何代禮又無所出禮於家義左氏文五年一巡守與行
者侯即有位小國得邦交世朝之義春秋禮也又曰冬遇一服見

朝之制然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絕矣此
黃山氏說也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臨川吳氏曰徐夷也首僭王楚
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者因齊桓之合諸侯匡
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也夫
諸夏而爲楚所伐可悲也夫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牡丘

左傳盟于牡丘尋齊地之盟且救徐也穀梁傳兵車
之會也鄭氏曰牡丘齊地與匡近國語築五鹿中牟
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注四塞諸夏之閑也

遂次于匡

遂次于匡

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孟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符之穀梁傳善救徐也何氏曰大夫不序者起會大君尊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故別尊卑也杜氏曰郢在江之南徐在淮

楚都于郢郢亦遠汪氏曰郢在江之南徐在淮諸國而舉兵伐徐暴橫去聲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

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齊氏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人伐之乘勝造齊之隣其為謀深矣楚人得志於齊則必

書盟于特立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張氏曰葵丘之盟諸侯既

著

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志急而人心始懈乎君衰也霸主亂是用長心皆疑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

之不嚴矣何氏曰言次者譏諸侯緩于仁恩既約解也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

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汪氏曰桓公倡霸四十餘諸侯不親將而大夫帥師則救徐之凡兵而書救

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

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

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

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啖氏曰凡救當奔命而

往救次失救道也孫氏

曰言次言夫往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諸侯既約救
徐而遣大將師者其謹志帥救何患也諸侯既約救
未世為將是次故無志於救也三公慶父弑閔也者又
而救不言為次使言大將志也荒公卒八國於楚眾
以救徐而為之譏也夫諸侯則在使夫大卒將始於楚
救而徐公為之譏也夫諸侯則在使夫大卒將始於楚
澤悼公為之譏也夫諸侯則在使夫大卒將始於楚
以營其利之也汪氏曰諸侯則在使夫大卒將始於楚
經其欲之遂私故曰諸侯則在使夫大卒將始於楚
由之異也孟言以懈怠之勤而復為矣而名雞於楚
衰之異也孟言以懈怠之勤而復為矣而名雞於楚
也假之也孟言以懈怠之勤而復為矣而名雞於楚
師及諸侯之師得春以誅心者勤而復為矣而名雞於楚
而諸侯之師得春以誅心者勤而復為矣而名雞於楚
書及諸侯之師得春以誅心者勤而復為矣而名雞於楚
言夫若及會而後陳也非魯則矣會此公孫假後為矣而名雞於楚
諸侯之師得春以誅心者勤而復為矣而名雞於楚
諸侯之師得春以誅心者勤而復為矣而名雞於楚
孫大若及會而後陳也非魯則矣會此公孫假後為矣而名雞於楚
於諸侯之師得春以誅心者勤而復為矣而名雞於楚
已然而後盟也曰經書諸侯之督率夫於三救徐盟則戒懼於盟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秋伐厲厲以救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
北有厲鄉張氏曰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
楚之未救以解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
所不救以解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
已伐同役之曹矣高氏曰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
帥曹同伐厲曹矣高氏曰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
難禦而中厲之威已頓矣非所以大救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
伐楚救江之正同威已頓矣非所以大救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
江則齊桓之用兵也春秋不書以救者厲近徐而楚遠與之
猶愈於陽處父也春秋不書以救者厲近徐而楚遠與之

八月蝻

公作蝻

穀梁傳蝻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莊二七年盟幽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高氏曰以會致者始於此春秋致會凡二時而有七公自正月如齊而會盟暴師于外已喻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廬陵李氏曰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郕

臨川吳氏曰郕子請娶季姬僖公許之至是始歸也止之豈絕之哉魯人為國諱醜雕琢止之絕非也傳云

其其迹仲尼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畫情主人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何曷為者也曷為大之乎也季氏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之故大之也何以書以見天子之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早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

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

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杜氏曰夷伯魯

父夷謚伯字大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

夫既卒書字

髮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
以入而曹亡於牙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
接必欲吞莖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地也徐待救也穀梁傳夷狄相敗志
也杜氏曰婁林徐地也徐待救也穀梁傳夷狄相敗志
見楚之獨勝而徐地也徐待救也穀梁傳夷狄相敗志
中曰徐公為之伐徐桓公也齊帥天下之眾盟於丘次于匡
以執徐公為之伐徐桓公也齊帥天下之眾盟於丘次于匡
盟救徐公為之伐徐桓公也齊帥天下之眾盟於丘次于匡
以執徐公為之伐徐桓公也齊帥天下之眾盟於丘次于匡
敗徐于婁林徐地也徐待救也穀梁傳夷狄相敗志
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曰徐伯益之君無以異徐世始
稱王六年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君無以異徐世始
二王六年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君無以異徐世始
伐吳皆此年與昭七年會申楚人執之三年伐英氏昭五年
稱子獨此年與昭七年會申楚人執之三年伐英氏昭五年

同外不使與夷狄等也○陸氏曰穀梁云夷狄相敗
志也按有赴告則書無他義廬陵李氏曰徐之舉號
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為徐域把不知尊先聖
法度惡大故秋之無据之言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

晉侯

秦始見經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馬且曰
盡納群公子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秦伯既而
姬怨成五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秦伯既而
外列成五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秦伯既而
與晉成五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秦伯既而
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晉閉之乃大秦伯伐晉而
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貞風也實若之何對曰
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實若之何對曰
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也蠱之貞風也實若之何對曰
待三敗及韓晉侯謂其材也蠱之貞風也實若之何對曰
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慶鄭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

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
乘其產納之無水土而志今乘人之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
道將與所納之無水土而志今乘人之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
變進退不可易周旋不能憤君少必悔之作弗九憤興外疆中
乾師使韓簡視師復曰能憤君少必悔之作弗九憤興外疆中
故對曰出簡視師復曰能憤君少必悔之作弗九憤興外疆中
不是以對曰出簡視師復曰能憤君少必悔之作弗九憤興外疆中
不離也君若遂使無所戰曰寡人倍未使公孫合其對曰
君之未承命寡人懼之還入而逃命曰寡人倍未使公孫合其對曰
矣戎馬還命寡人懼之還入而逃命曰寡人倍未使公孫合其對曰
晉求何逃焉遂去公號曰慶鄭曰復簡號射為右固敗
是求何逃焉遂去公號曰慶鄭曰復簡號射為右固敗
秦伯將止之鄭以救之梁由靡御韓簡射為右固敗
歸晉大夫反首拔舍而從之秦伯使辭焉曰秦之二子何
以其感晉也寡夫三拜稽首而後行晉侯曰秦之二子何
以后至晉大夫三拜稽首而後行晉侯曰秦之二子何
以經逆且告晉君曰天降災使登臺而履新馬使帛相見則
以經逆且告晉君曰天降災使登臺而履新馬使帛相見則

侯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
人感憂以重我地也重地以歸要我用之大夫請以入公曰獲
食吾言不背天也重地以歸要我用之大夫請以入公曰獲
子必得大如殺未可聚而怒其子桑曰不祥必重其怒也
有言曰晉無始禍無可聚而怒其子桑曰不祥必重其怒也
乃許晉平始禍無可聚而怒其子桑曰不祥必重其怒也
之許晉平始禍無可聚而怒其子桑曰不祥必重其怒也
君亡其不血而圍也臣是以憂命且教乎之曰孤召之曰社
何為而不可血而圍也臣是以憂命且教乎之曰孤召之曰社
羣臣輯睦甲兵益繕以是輔之者勸惡諸侯聞之喪君何
衆說晉於甲兵益繕以是輔之者勸惡諸侯聞之喪君何
婦血也無承也亦無離也鄰之鄰責言不可償也歸羊亦
之車說猶也無承也亦無離也鄰之鄰責言不可償也歸羊亦
孤車說猶也無承也亦無離也鄰之鄰責言不可償也歸羊亦
家明張之其死孤姪其焚其旗亦離也鄰之鄰責言不可償也歸羊亦
史蘇明張之其死孤姪其焚其旗亦離也鄰之鄰責言不可償也歸羊亦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龜象也先君之數也若徒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龜象也先君之數也若徒

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傳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必報命曰必
 于王城秦伯曰不憚征也曰必報命曰必報命曰必
 而悼君于愛其親不憚征也曰必報命曰必報命曰必
 狄德有死無二君以此知罪恕以秦伯曰國謂君何
 報德謂之不免子我知罪恕以秦伯曰國謂君何
 人感謂之不免子我知罪恕以秦伯曰國謂君何
 豈歸君之厚馬刑莫威矣秦必歸君曰國謂君何
 舍之德莫厚馬刑莫威矣秦必歸君曰國謂君何
 役也秦伯曰以是霸納而莫威矣秦必歸君曰國謂君何
 其然秦伯曰以是霸納而莫威矣秦必歸君曰國謂君何
 慶鄭曰盍行乎對曰臣行將馬於敗而七牢焉使失刑
 非人臣也臣行乎對曰臣行將馬於敗而七牢焉使失刑
 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將馬於敗而七牢焉使失刑
 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
 大晉其庸可冀乎姑射德馬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
 績君獲不言官師績也穀梁傳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
 以君獲未敗而書滅生禽曰獲
 凡戰而死者書滅生禽曰獲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汪氏曰據桓十二年戰于宋

十八年戰于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
 汪氏曰據蔡侯獻舞書以歸陳氏曰不曰以歸罪
 晉侯也若宋華元齊國書斯可以言獲矣將尊帥衆
 國也若宋華元齊國書斯可以言獲矣將尊帥衆
 獲之若匹夫然猶曰宋齊之取晉句侯也而言獲
 是夷晉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汪氏
 於大夫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汪氏
 曰書伐者之罪書及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
 著被伐而及戰者之罪書及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
 而以歸為甚汪氏曰書獲者罪其不能效死禦敵
 特強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怨
 不釋強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怨
 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
 重於師也劉氏曰君將不言帥師重於師也君
 重於師也劉氏曰君將不言帥師重於師也君
 者異於師也三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如戰于

大棘書宋書敗績獲宋華元戰師與大夫敵也君
 于艾陵書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師與大夫敵也君
 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
 以異孟子為于偽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
 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
 為重師次之汪氏曰秦誓云元后作民父母禮記
子心之於四體尊卑輕重之分天冠堯以天下命
 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太常而仲
 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
 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汪氏曰隋宇文
立襄王愠皆託以為民而濟其大逆者也廬陵李
氏曰秦顯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
平王東道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為
見經之始又曰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

遷見春秋備書之其五霸迭興之會也數劉氏
 曰穀梁云晉侯失民矣八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
 也凡為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
 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為重耳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三 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四

僖公三

丁丑八年十有六年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

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左傳隕星也公羊傳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
聞其隕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先隕而後
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而
也耳治也杜氏曰隕也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而
其聞見先也杜氏曰隕也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而
不見其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而不見始隕之四星而

應去声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隕石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又顯矣何氏曰後五年見執六數天之與人昭昭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張氏曰星隕為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公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畏之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春否天出怪異以警畏之或問洪範率合附會以春秋大隕石于宋五石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成公孫被執見庚辰大雨雪而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執鶴長來巢而昭公出公羊謂是月者僂逮是月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有取朔葉晦乖偽之深者穀梁云石為無知之物故曰不告曰沙陽亦無知之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稱公第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汪氏曰因斬裁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朱子語季

只是時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
君恩意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
不勝升音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
世其官劉氏曰春秋莫強季氏仲氏甚於魯魯之大夫
弑子赤皆世卿莫成其禍者也春秋異而書之曰
人習其讀則未知而已之有罪固曰賢之爾杜氏曰
自是季氏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
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重戒遠矣汪氏曰宋立華
當時賜族率以為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數寵遇
其臣至有賜族而賜謚如衛靈公於北宮喜析朱鉏
不特生而稱公矣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公孫非
為大夫則稱公子大夫則稱子大夫則稱孫大夫則
公族且使之為世大夫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皆
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魏氏陳氏衛有孫叔孫
晉有卻氏樂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衛氏孫氏甯氏
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劉氏曰公孫游
皆云稱季友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書季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卒歸足矣死何後賢之乎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本穀記其
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
以例求者也汪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推紀
書葬却伯姬齊子叔姬亦出并有不書卒杞伯
杞卒而不葬紀叔姬非夫人以賢而卒葬之禮歸
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
行去聲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
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
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

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

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和六年幼女淑卒上痛之甚追立廟葬于南陵取

不備况未暮之月而欲親制服舉朝素衣朝夕

附錄左傳夏齊伐厲欲親臨祖載乎上不聽

秋七月甲子公孫滋卒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杜氏

附錄左傳秋狄孫戴伯也杜氏

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莖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節且東畧也城郟役人病

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所病淮臨而還穀梁傳兵車之

會也杜氏曰師曰淮夷所病淮臨而還穀梁傳兵車之

後漢下邳國師曰淮夷所病淮臨而還穀梁傳兵車之

復祀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許之淮夷祀而齊侯城緣氏曰

陽氏刑侯始與會而先鄭許之淮夷祀而齊侯城緣氏曰

聖人萬氏作春秋從桓公會於鄭許之淮夷祀而齊侯城緣氏曰

却淮夷而注氏曰桓公會於鄭許之淮夷祀而齊侯城緣氏曰

其君待而莫會止之既而獲釋為鄰國之討強家又在會愈遠矣

霸事之侵徐不若桓許之速宜准於前楚之存微亦書肆刑之不

功能恤救而動也桓許之速宜准於前楚之存微亦書肆刑之不

抑有實可也夫詩人克淮夷謂桓公以獻而侯其君秋不願其有

人故之意頌夫詩人克淮夷謂桓公以獻而侯其君秋不願其有

蓋削之也夫詩人克淮夷謂桓公以獻而侯其君秋不願其有

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

專取邾是也陳氏曰凡書外事各言

齊師取邾之類是也其國內事不言我外事如

取邾而邾之言魯者蓋言國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公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繼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則皆事以諸侯之言福陽楚以諸侯以書外內事則不言其國未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平

下皮

朋黨比志周之意也

猶在齊刑五項非必審其人見聖人成六年張氏曰於此

命不書此何則以書命也向也然費伯帥師也陳氏曰非

兵權不漸也公則不書命也向也然費伯帥師也陳氏曰非

志不家氏曰德非命也向也然費伯帥師也陳氏曰非

晉不疑其後遂至公德非命也向也然費伯帥師也陳氏曰非

此為齊桓公納以啓之每乘公出而宿其取以昭權在

而魯自取惡乎桓公與山雖賢戰非魯公殺之何得為齊

夫戰山氏曰桓公與山雖賢戰非魯公殺之何得為齊

桓公不得諱乎桓公與山雖賢戰非魯公殺之何得為齊

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項而止齊侯于下刑已頗矣曰下魯國下
縣張氏曰大臣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臨川吳氏
曰此蓋會地此管仲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而公將
以歸夫齊人再出也聞姜氏也止要人無外事魯之
齊侯已歸而賢婦詩人姜氏也妻頌之以好成人之
人聲姜頗為非育於禮義之正禮是則不好成人之
惜馬於見聞之論其情則無嫌乎禮氏曰不可也
白入魯地而論其情則無嫌乎禮氏曰不可也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九月公至自會循有諸侯之事焉且諱
之也杜氏曰桓公至自會循有諸侯之事焉且諱
而致之桓公得罪於伯主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
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姜氏死於會葬於齊桓公之側
內多內寵內之嬖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
姬生惠公公鄭姬生共姬因寺人貂以殺冬十月乙亥齊
華子生有寵於衛共姬與管仲屬生昭公密襄公以爲太
子雍巫有寵於仲與寺人貂以殺冬十月乙亥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以殺冬十月乙亥齊桓
無正其日之何也其稱不乙亥辛巳夜殯穀梁傳此
能以不其日之何也其稱不乙亥辛巳夜殯穀梁傳此
正心誠意格君夷狄諸侯有焉耳東萊呂氏曰桓公
歸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急於法不匡之也利之
入國三豈能始正其始無終者急於法不匡之也利之
始有霸王之道齊桓侯造伯受禧廬陵李氏曰桓公
桓何哉霸而齊桓侯造伯受禧廬陵李氏曰桓公
者與是哉蓋斷其義而錄其功也盛衰凡三變而後
未與桓公斷其義而錄其功也盛衰凡三變而後
臣下聘與桓公斷其義而錄其功也盛衰凡三變而後
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紀小強而

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為之征易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
措不葬為是故伐之也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
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杜氏曰戲齊地
去故宋師獨與齊戰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伐齊之喪奉少去聲奪長上聲其罪大故其責詳書
師救齊者善會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此書救者
未有不善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
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
常山劉氏曰諸侯伐喪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
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若

也齊師救齊於伐齊之後則猶賢乎宋也臨川吳氏
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故
杜氏云救四公子之徒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
善之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
為主者曲在宋也何氏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
擅易人之主故以宋為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
主不與宋襄伐齊也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章欲反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
能制命雖天主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太義
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
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神山甫爭魯侯戲括之
事其後如之何也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
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卒立

宣王之武公卒魯人殺之而後立伯御春秋深罪宋公
 大義明矣既問宋公而何及齊師從之不伯御春秋深罪宋公
 見其用大衆也而何及齊師從之不伯御春秋深罪宋公
 公為輕矣問宋公而何及齊師從之不伯御春秋深罪宋公
 納公糾亦非齊則何及齊師從之不伯御春秋深罪宋公
 罪也止書或不齊而何及齊師從之不伯御春秋深罪宋公
 襄有憂中國不書其心伯義天而先之不可不察也
 諸侯舉大衆不書其心伯義天而先之不可不察也
 所以無功也與諸侯失國為不侯納之不正也
 子昭于齊曰無與納也失國為不侯納之不正也
 王以義曰無與納也失國為不侯納之不正也
 殺之將立義曰無與納也失國為不侯納之不正也
 伐喪皆不義也張氏與齊人戰有定分桓公使子為亂仲不齊也
 能自制其尊里正否之辨桓公輕未葬幼少使子為亂仲不齊也
 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輕未葬幼少使子為亂仲不齊也
 襄不能從宜因勢之順其少長桓公輕未葬幼少使子為亂仲不齊也
 齊桓公之喪乃成桓公以私意少長桓公輕未葬幼少使子為亂仲不齊也

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無虧昭于宋不可謂之正又
 後豎刀易牙立桓公名則不可謂之正又
 喪而納公易牙立桓公名則不可謂之正又
 國內大亂凡皆桓公名則不可謂之正又
 與否而但書其戰桓公名則不可謂之正又
 與無虧之事孰正曰伐桓公名則不可謂之正又
 昭於宋以爲太子不使齊桓公名則不可謂之正又
 也晉卻克及為齊侯戰于鞏寧可襄公曰與齊之非
 征齊乎所克及為齊侯戰于鞏寧可襄公曰與齊之非
 之衛人及以齊戰為善者宋蓋彼盧陵李氏曰與齊之非
 言及者所及以齊戰為善者宋蓋彼盧陵李氏曰與齊之非
 宋矣鄭曰及者別客為主不直也今宋言及何休曰在
 自何事而及已鄭曰及者別客為主不直也今宋言及何休曰在
 危何事而及已鄭曰及者別客為主不直也今宋言及何休曰在
 人在何事而及已鄭曰及者別客為主不直也今宋言及何休曰在
 獨又人得而及已鄭曰及者別客為主不直也今宋言及何休曰在
 氏之公豈以仗義及執言者之非處乎息春秋之戰道在客而戰者及之主
 精矣說以客及主者之非處乎息春秋之戰道在客而戰者及之主

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此報怨天
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此報德刑戮
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
於左衽而審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
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
音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魏氏曰伐衛功近耳
遠也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戚於狄而齊桓封之桓
死未踰年而衛與諸侯伐之而衛之刑自以復存者桓
也於是而不忍齊之見伐而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人之
之也張氏曰和黨狄以長宜得衛聲罪致討之師故人之
思皆霸以伐喪奪深也臨川吳氏曰齊桓復存今衛之
以進之武罪穢皆嘗亡也於狄賴齊兵而復存今衛之
衛固又責衛伐齊喪之罪驅狄主兵首惡也狄既伐
國之無又矢敵國不相征比興師以伐人若皆不

義也况刑小國猶不當黨異類同姓或若逼於
狄之命而不得已也歟然其後衛竟滅邢其怨讐
未必不可於此高氏曰伐衛兄弟之國且不可
罪而邢不當與此高氏曰伐衛兄弟之國且不可
夷狄先中國也廬陵李氏曰伐衛兄弟之國且不可
逃歸事同鄭知也廬陵李氏曰伐衛兄弟之國且不可
易衛知其恒公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
賢君原其心恐非有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
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不審於義耳
變以文以顯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
以賤為報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
齊乎

附錄左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
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
庚辰襄王十有九年宋襄十齊孝二晉惠
一年衛末十九蔡莊五
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
成十四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

附錄左傳春遂城而居之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滕宣公人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也則畔齊宋之間不與音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

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

去聲其專也注氏曰如成九年鄭貳於楚晉執鄭人孫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天子輕執不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注氏曰僖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歸京師為服諸侯有罪執之矣宋襄公繼齊桓之善晉侯歸京師為人子也薛氏曰春秋不強以會正君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滕子也襄公志在繼齊桓之善而求伯也臨川吳少以襄長今春首執滕桓之盟故執而陵弱如齊喪伯得乎蓋義以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終於威侯然非有德義以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終於威侯然執曹伯執經書其罪國君歸諸京師故以伯討與之餘

皆書人悉非伯討也然見執者皆不名然此年滕
子嬰齊盟蠻氏四年而晉執戎蠻子赤書名蓋嬰齊自外
於齊盟蠻氏者遂失國也於義亦通廬陵李氏曰經
謂嬰齊名者始此罪而晉執鄭伯襄京師則執之也
例胡氏曰成九年晉人執鄭子伯襄入此例歸于京師
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子伯襄入此例歸于京師
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執二子八年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
之執京師是也若鄭人執鄭子伯襄入此例歸于京師
人執專與濫罪于楚宋人執鄭子伯襄入此例歸于京師
特以執京師是也若鄭人執鄭子伯襄入此例歸于京師
亦非秋肆威天下大變矣其執子執小邾子則執曹伯歸于京師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陳氏曰邾文公在焉其稱人
何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辭疑於北杏局為謂之貶杜以
明年鹿上之盟亦人誤廬陵李氏曰宋公書爵屬辭疑
氏曰公羊宋稱人誤廬陵李氏曰宋公書爵屬辭疑

於此伯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于
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于
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
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

鄆子會盟于邾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
諸侯既罷鄆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
于邾廬陵李氏曰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言
鄆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難澤陳袁僑如會于鄆鄭
伯髦頑如會是也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雖之社欲以屬
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用為用小事不用大
牲而况敢用人乎祭者以人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
其誰一會而塵二國之咎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
德今一會而塵二國之咎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

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公于傳惡乎用之也
其因邾之社求與而日之盟人因已以岷社也穀梁傳已而國社也
君惡之故謹而日之盟也臨川吳氏曰岷社也
氏曰蓋殺祭神張氏曰蓋吳氏曰岷社也
期未公便邾執之亦出於邾仇則附之勢而曹之者殺而用也
也觀後子曰邾執之亦出於邾仇則附之勢而曹之者殺而用也
子而怒承鄆子不誅鄆所以欲用之為惡則魚氏曰曹之者殺而用也
舊怨遂承鄆子不誅鄆所以欲用之為惡則魚氏曰曹之者殺而用也
宋安敢輒執鄆而用之為惡則魚氏曰曹之者殺而用也
知矣宋襄圖伯而縱容同盟乎然則宋何則書以則意從邾侯可
乎經書鄆子與伯而縱容同盟乎然則宋何則書以則意從邾侯可
惡之蓋聖人所以不忍言也侯終則用之則知其不以名史人書所
氏曰邾李氏曰執鄆也說左氏盟于邾則公使微若明之矣注也
○廬陵李氏曰執鄆也說左氏盟于邾則公使微若明之矣注也
若然春秋何氏曰執鄆也說左氏盟于邾則公使微若明之矣注也
姬於邾季姬以不蔽罪於宋何氏盟于邾則公使微若明之矣注也
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鄆子於宋何氏盟于邾則公使微若明之矣注也
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而之傳亦無二國致不忿臨江季之矣注也

而乃逢迎其惡躬為戎首肆為暴
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而
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
有所闕而後動杜氏曰曹雖與盟姑內首德乎猶
無闕而後動杜氏曰曹雖與盟姑內首德乎猶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反又圍曹者討不服
也曹臨川吳氏曰宋襄以威迫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石不治聲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
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
不足以示信卒於供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
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錯傳景帝

即位遷御史大夫錯請諸侯之過削其支郡後十
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乃斬錯東市
東都疾橫去議而黨錮興後漢書黨錮傳桓靈間
寺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危言深論不隱豪強於
是天子震怒捕黨人自是正直放廢邪枉熾結
其死徒廢錮六七百人周宋切於除姦而訓注
上類藏文宗始因李德裕朋黨難乃用李訓鄭注
甲唐書文宗比附者指為黨人而逐之血流禁署
專執朝政不許謀除世之姦至於深惡宦官
禍及忠良訓注以許謀除世之姦至於深惡宦官
誅上亦憤崩故子夏為首父案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
曰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
為利則所就者小所失者大矣注氏曰襄公志在
近小非特不能成再盟鹿上會孟而束手就擒於
曹南而皆不服再盟鹿上會孟而束手就擒於
變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

也張氏曰齊桓之伯屈已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
曹滕之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
省德之言而亟事于戈宜其不遂霸也陳氏曰此
宋公圍曹也其稱人賤也宋公欲合諸侯而亟脩
怨於曹諸夏之圍自是始注氏曰經諸侯而亟脩
加兵於曹者十有三國而宋居其七焉蓋自傷十
年開曹而攻之宣三年桓而伐之至七年乃樂
其國都而再伐之三年復圍之八年遂入而俘其
髮向巢再事攻之三年又圍之八年遂入而俘其
滅其國比事攻之三年又圍之八年遂入而俘其
不貶而罪自見矣

衛人伐邢

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於山川不吉齊侯曰昔周飢伐殷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

與而兩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高氏曰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言皆飾妄之辭也

公作公會

○冬之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始與齊盟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杜氏曰地以齊齊亦與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

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注曰十八年鄭文公始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薛氏曰鄭為之下也注氏曰陳自晉文之後服屬荆蠻雖或暫從中國而輒貳中國亦以有陳非吾事蔡自會欲泉以性其心南向不與中國盟會鄭亦數回數異儀牲正帛待於二竟陳蔡則屢滅於楚而僅存鄭亦困逼於世又二年復扶又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

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
外夷狄二以惡聲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
也陳氏曰楚初與諸夏盟也則曷為會陳人春秋不
以夷陳會中國則推而為之陳蔡序法持下不沒公
也陳蔡以其人陳蔡序法持下不沒公也陳蔡以人
陳蔡以人陳蔡序法持下不沒公也陳蔡以人陳蔡序
會故諱公魯齊侯也書序法持下不沒公也陳蔡以
中國也陳氏曰魯齊侯也書序法持下不沒公也陳蔡
所不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與齊桓
皆近楚而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與齊桓
父極力楚而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與齊桓
忘是懲之以行其志於中國春秋非我族類其心必
以謹其始也注氏曰於中國春秋非我族類其心必
始也注氏曰於中國春秋非我族類其心必
其書而深貶之會盟諸侯皆從之也幸而晉

文城濮之捷得義盟以却其方張之勢晉伯不振而
莊一國之大夫皆賤于辰陵遂主諸侯于蜀之盟十
未滅然人諸國大夫皆賤于辰陵遂主諸侯于蜀之盟十
虢晉楚押主齊盟而于申十有三公也厥後于齊雖若
于齊之禮春秋欲諱之而有不勝諱矣是知春秋貶
於微慮患於早也禮

梁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
而弗處民罷而弗堪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嘗有伐者其
將襲我民何自亡也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嘗有伐者其
言梁亡何自亡也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嘗有伐者其
自亡也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嘗有伐者其
大臣背梁叛民為寇盜梁色昏耳如塞上無正長梁
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如塞上無正長梁
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張氏曰梁嬴姓伯爵相翳之後
陸渾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

曰乘人之危惡易去声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
 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本微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何氏曰魚爛從也
 相率俱去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
 狀若魚爛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
 以一人欲害其天理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古者
 諸侯朝修其禁令書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
 其百士無復音韜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
 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
 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
 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
 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

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酒於酒
 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何氏曰梁君隆刑峻
 無不逃刑之中其亡可立而待矣臨川吳氏曰梁伯
 以致自亡為文張氏曰梁國之亡禍由於書秦滅梁而
 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於內如魚之
 滅亡者有梁亡言國自執震公猶言兵已加於頤而
 亡所知也深惡梁言國自執震公猶言兵已加於頤而
 禪末年委深惡梁言國自執震公猶言兵已加於頤而
 社稷而帝不聽率謂國當父子君臣降意朱
 子於綱目特書漢亡亦春秋之意歟

辛 襄王二十年 宋襄十一年 齊孝三晉惠
 己 襄王二十一年 衛文二十一年 蔡莊六
 鄭文三十三 曹共十三 陳穆八 杞
 成十五 秦穆二十 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左傳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舊言作以興事皆

更造之文也孫氏曰新延廡其曰南門者南非一

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禮記明堂位

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疏魯之庫門注天子五門

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書新作南

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

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

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畫于策以

見音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

僖公嘗脩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

事頌汪氏曰詩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復

周公頌之宇也闕宮卒章云奚斯所頌子曰泮水

燕飲樂成之詩闕宮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泮宮諸

侯之學其東西闕深闕也宮廟也而經不書者宮

璧故曰泮宮闕深闕也宮廟也而經不書者宮

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

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劉氏

非一門非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南門者

子必嚮南其來舊矣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南門

制馬南門之借自僖矣始其舊而書新作為是必

新作馬南門之借自僖矣始其舊而書新作為是必

脩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

公脩之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

壞不能得其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

禮之制也高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於勞

禮之制也高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於勞

禮之制也高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於勞

禮之制也高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於勞

附錄

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七年二十有一年

九年杞成十六秦穆二十

春秋侵衛

而與無喪而黨齊義社... 止中事之盟又以氏... 稱國之指有以曰... 氏齊稱侵故稱... 前則若言今師... 獨之無以衛名也... 救患之善數

稱人此復侵衛惡其侵以... 曰因邢之盟也... 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也... 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所以嗣父之業楚狄皆囚之以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春宋人為鹿上之盟... 公曰鹿上之盟也... 氏曰鹿上之盟也... 上曰鹿上之盟也... 攘楚以安中... 合諸侯而執... 國之君而執... 為盟於惡曹... 繼伯而求諸... 適為主而德... 合諸侯而德... 近之曹亦至... 不特陳蔡亦... 不可得者故求... 於楚而魯亦... 借楚之令使... 諸侯所願已... 魯而

不思楚強也齊桓之伯如此其盛猶敢時出猾夏
與齊抗衡宋襄欲得無所從之諸侯是求肉於虎其遭
乃倚楚也宜哉楚君既稱大人則齊侯二君亦降稱人若
執齊稱爵則疑楚人爲大夫矣張氏曰伯中者人若
宋齊稱爵則疑楚人爲大夫矣張氏曰伯中者人若
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盟此欲也夫欲所中而求之於
狄亂常人之楚與之襄公之盟自此取敗辱也
列而人之以著襄公之盟自此取敗辱也

夏大旱

左傳公欲焚巫庭滅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賑食
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
勿生若何能爲旱記災也穀梁傳旱且正也薛氏曰
公獲雨故書旱高氏曰言大者注氏曰春秋歷時不
不獲雨故書旱高氏曰言大者注氏曰春秋歷時不
大旱者二此夏與宣七年秋也注氏曰春秋歷時不
雨則書不雨但一時不雨而爲災則書旱莊二秋不
年冬不雨不雨但一時不雨而爲災則書旱莊二秋不
昔旱耳廬陵李氏曰經五穀既登則言旱者莊二秋不
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書大旱二則言旱者莊二秋不
書雩不書旱雩不得旱則脩書大旱二則言旱者莊二秋不

不雨爲災與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孟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字
楚始稱子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孟子魚曰禍其在
此始乎稱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
公羊傳執中執也穀梁傳之曷爲不言楚子執宋公以
侯爲會而執中執也穀梁傳之曷爲不言楚子執宋公以
鄭氏曰孟宋地也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汪氏曰據
子復出晉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
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

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以諸侯共執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陳氏曰執非伯討恒稱人齊執陳轅濤不伐宋稱君執會稱人執稱會此楚子執稱人韓不執宋仲楚人執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稱人宋公局為不稱楚人執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稱人是故執宋公不稱楚人執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稱人執猶曰諸侯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眾何弱於趙然澗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趙史記蘭相如傳秦王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滅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秦王乃血擊秦王之左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以待秦秦不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繩證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

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耻南面之君也哉趙氏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南面之君執之難故以罪之張氏曰孔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國也猶信其詐偽不可約乎徒出會之輕行以楚之國也於虎狼之群也無不免矣陳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免矣陳鄭許曹皆中國也自非同於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以執為文之分豈非公非但夷識楚人譎許之心諸侯以執為文之分豈非同而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無執於禍所謂愚用者歟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

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於楚而楚強許之故為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
時楚最盛許之故為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
求於楚而楚強許之故為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
楚也夫楚以諸侯之則先之也然則諸侯之來者實
爵而執事不待言楚能知其為也楚實為之也
公之執事不待言楚能知其為也楚實為之也
莫申來獻捷者勢不稱楚君皆前有楚侯為之也
宜謂宋公不稱則疑若執事皆前有楚侯為之也
許曹不稱爵則疑若執事皆前有楚侯為之也
則楚不稱爵則疑若執事皆前有楚侯為之也
稱子而序於諸侯之上春秋與筆中會高氏曰國既陳蔡鄭
也宮氏曰序於諸侯之上春秋與筆中會高氏曰國既陳蔡鄭
比之微就執事諸侯無伯宋圖伯以爭公之也
夫蔡之微就執事諸侯無伯宋圖伯以爭公之也
陳國之微就執事諸侯無伯宋圖伯以爭公之也
中蓋有主會盟猶志矣而宋然自齊下蓋至楚列陳蔡鄭
上之故楚頤設詐禽之而宋然自齊下蓋至楚列陳蔡鄭
侯而取威攘伯也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故雖宋諸侯

襄不能伯而揭宋公於會盟之首所以辨夷夏之
大分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所以辨夷夏之
楚君以故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所以辨夷夏之
書之亞子雖曰稱而位中諸侯之意實則兩伯之抗
不待春秋稱之而巳見矣故止齊陳氏曰宋楚初
爭長也楚稱之而巳見矣故止齊陳氏曰宋楚初
之長也楚稱之而巳見矣故止齊陳氏曰宋楚初

冬公伐邾

左傳任宿須句人滅須句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以服諸夏邾人滅須句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風為之若封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
周禍也若封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
為之若封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
知邾食須句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
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

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
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
公以伐宋宋公謂公曰子之言也至乎此歸設守械而守國
公曰吾國不從子之言也吾將殺子君矣人知宋人應之楚
國也吾國固臣之國也於是以乎此歸設守械而守國公曰
謂宋人曰國不從子之言也吾將殺子君矣人知宋人應之
吾國不從子之言也吾將殺子君矣人知宋人應之
猶不復曰宋國之神靈吾國也於是以乎此歸設守械而守
目夷復曰宋國之神靈吾國也於是以乎此歸設守械而守
惡乎捷捷曰宋國之神靈吾國也於是以乎此歸設守械而守
辭也其曰捷捷曰宋國之神靈吾國也於是以乎此歸設守械
得也其曰捷捷曰宋國之神靈吾國也於是以乎此歸設守械
箋義曰宜申閻氏子西也魯不書族與椒聘同王氏
不曰來獻宋捷為于偽魯諱也捷隱之也張氏曰宋
魯為諸侯之望故假宋捷以威魯諸侯從楚伐
宋而魯獨不與預故楚夾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
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

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
壇坫之上爾雅壇謂之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
去逆甚矣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拒其使而不
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惠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
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
也劉氏曰楚暴犯中國欺詐宋公執特為魯諱之
而沮無道之勝陳氏又隱其捷乎宋公執
之也孟會不稱子陳氏又隱其捷乎宋公執
川則孟會不稱子陳氏又隱其捷乎宋公執
屈完盟曰楚人者自是以見稱之始有君大夫
奉蠻之辭不書楚臣執宋公以諸侯使宜申
荆捷諱魯受捷之也執宋公以諸侯使宜申
宋捷諱魯受捷之也執宋公以諸侯使宜申
捷書人捷者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抑夷狄之義著矣
晉

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禮况以蠻夷暴虐中國而可受其捷乎張氏曰孟或有抑或揚媿而成章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楚未已有大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之辭楚辭楚辭

君公羊傳執未言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何公與為也主馬爾外釋不志此何志何也公之與之盟日之會諸侯也任氏曰薄專釋也何氏曰言諸侯者起霍之薄縣即湯都張氏曰拱州考城漢薄山陽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郟鼎立華幣也事見桓公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音也事見襄公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

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

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汪氏曰亂臣賊

陵中甲皆天下大變故會于稷于澶淵盟于薄皆書其所然故于稷于澶淵不人諸侯而澶淵盟于薄皆

大變之不忍言者故充謹之也魯既不能伸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

也與軟血要反於遙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真反都田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

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張氏曰諸侯若而脩文告之詞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人當情

愧與屈而歸宋公之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與五國為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

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

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
 於夷而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
 無能為也蘇氏曰凡諸侯而言執而不失國書曰某
 侯某歸於某此尚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陳氏皆
 在諸侯若侯乎尚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陳氏皆
 初與盟不書公於辭也公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
 不與楚盟不書公於辭也公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
 誤矣汪氏曰春秋書公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
 楚以釋其圍楚主盟而春秋書公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
 以伯權予楚而中盟之失伯也廬陵李氏曰此
 會與倍二楚而中盟之失伯也廬陵李氏曰此
 者避會楚之嫌也然只如鄧子會盟于邾可矣
 何必又書楚之嫌也然只如鄧子會盟于邾可矣
 諸侯乎書楚之嫌也然只如鄧子會盟于邾可矣

癸未 襄王 二十有二年 (宋) 襄十三年 (齊) 孝五
 四年 莊八 (鄭) 文三十五 (曹) 惠十三 (衛) 文二
 十 (杞) 成十七 (蔡) 穆二十 (楚) 成三十五 (陳) 穆

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其俱切公作狗

左傳曰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杜氏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也
 按在氏須句風姓實司木皞胡老與有濟子禮之
 祀皆伏羲之後對近於濟故世祀之顯史邾人滅之
 須句來奔因成風也杜成氏曰公伐邾取須句
 而反其君焉屬若顯史之句雖別國而削弱為魯私
 略不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
 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反于偽毋家報怨謀動于戈
 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本殺非
 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趙氏曰取者收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於此矣杜氏曰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於此矣

國其耶諸說事子果而文莒須之之狗也曰
為君故家殊若于有觀七著句力亦母張歸
邑事劉信相以須興則年丘子苟不之氏其
魯直氏之反昭句滅魯再公來以異私曰君使
人是以太春十以繼之書立奔為於意僖公為
往須為過秋九著絕取取而伐利他故無非我
伐句無須不年其之須句句撫取以之有附庸
取父此句應宋善功則非而鄆須取書取鄭明也
無為年子罪魯伐○春以傳鄆反之也陳致保我
他鄭滅須來如邠廬必其祀邾來君故氏升小附
也其句奔此之陵李書祀邾來君故氏升小附
及魯左例氏觀之曰取邾其子鄆汪須成秋春心我
來史氏事之則取邾其子鄆汪須成秋春心我
奔何事不則取邾其子鄆汪須成秋春心我
事得經胡須歸士焉汪須成秋春心我
亦不經胡須歸士焉汪須成秋春心我
無書見氏之句使事曰雖句利書徒之

楚矣疾謂過甚而德慧術知者有以增益其所不能
襄求於楚一過而改而孟而遭執伐之辱再盟于宋
魯與諸侯同致請于楚而後得釋鄭以脩已之德義
乃力怒鄭而與遂朝于楚之宋公不自反以脩已之德義
附錄左傳初平王之伐宋所以挑楚彘而取私之敗也
亡矣秋秦將逃晉野者曰及百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質於秦將逃晉野者曰及百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子執中辱於秦將逃晉野者曰及百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侍不執中辱於秦將逃晉野者曰及百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亦不執中辱於秦將逃晉野者曰及百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曰不執中辱於秦將逃晉野者曰及百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齊侯復歸于京師王召之帶自
齊侯復歸于京師王召之帶自
齊侯復歸于京師王召之帶自
齊侯復歸于京師王召之帶自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曰
文仲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曰

齊侯復歸于京師王召之帶自

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
 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莊子胠篋
 問於路曰盜亦有道乎路曰何道而無有邪妄
 意室中藏聖也有道乎路曰何道而無有邪妄
 也分均陳仲子以辟兄離母居於烏陵為廉乎
 仁也注飾小行而妨大倫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
 朱子注而妨大倫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
 先王所誅而不行而妨大倫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
 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
 及以深貶之也蘇氏曰宋襄公被執見釋而猶爭諸
 雖曲在宋而春秋罪詞無所諫求欲棘大義而
 主是戰則知聖人罪及其復諫求欲棘大義而
 節以取敗稱人惡夷狄及其復諫求欲棘大義而
 言救又取敗稱人惡夷狄及其復諫求欲棘大義而
 惡夷狄以千乘之宋也故微楚子亦所以譏宋矣
 公注氏曰宋以衛侯許男滕子及秋楚救鄭不及因

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孟公之耻而
 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孟公之耻而
 猶曰中國之義也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孟公之耻而
 氏文王以仁義行師不守信云襄王之直書之矣公之耻而
 夫不知事焉則劉氏曰文王應似不加焉則匹夫之力爭信
 義不自過爾今襄公之不務脩文道而業之丞以仁功而四
 方自服爾今襄公之不務脩文道而業之丞以仁功而四
 亦甚矣廬陵李氏曰信乃比文道而業之丞以仁功而四
 內中則而外四勝負不曰春秋然亦是以中國之戰者泓
 道言齊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晉公羊之說與楚爭之日
 不齊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晉公羊之說與楚爭之日
 辨之詳矣穀悼遠矣故胡氏得晉公羊之說與楚爭之日
 梁說亦好穀悼遠矣故胡氏得晉公羊之說與楚爭之日
附錄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之羊氏姜氏勞楚子于
 婦人送子迎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寔旅百加籩豆六品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寔旅百加籩豆六品
 饗畢夜出文入饗于鄭九獻寔旅百加籩豆六品
 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楚

於此則有之經書伐國圍邑者四齊拒伐鄆圍新
城討其棄夏從夷之罪予之也宋殤伯伐宋蓋討
遷怒伐鄭圍長葛楚頭而脩中國而圖伯之也
與此年齊孝之忘大德而脩小怨皆敗之也蓋討
得其罪則諸侯遂圍許圍宋彭城同圍齊春秋不
以爲譏不能脩德而徒恃兵力則雖攻內邑之背
叛如圍棘圍費圍鄆圍
郕而春秋未嘗與之也

茲公作慈

夏五月庚寅宋公孫父卒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公羊傳何以不
書葬盈乎諱也穀梁傳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
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棄其師也爲人君而
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茅堂胡氏曰宋襄公不書
葬治其罪也廬陵李氏曰時襄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
葬始稱伯也伯則曹南之文與比杏城僕主諸侯不
異謂春秋伯爲則予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畧不書葬
秦楚之君無別蓋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

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
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庶
義之不乎終喪以無功而仁悖之甚致夷以謀焉
○秋楚人伐陳

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
夷城頓而還以靖國也夫有南之功而無尹叔伯曰
國者與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南之功而無尹叔伯曰
靖者與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南之功而無尹叔伯曰
則陳亦有不從宋盟齊氏曰曹南之功而無尹叔伯曰
宋今楚討陳考之經蓋唯見陳之服於楚會孟執不
未朝楚即誣陳之貳蓋唯見陳之服於楚會孟執不
不於楚成陳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
穀於陳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
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陵四年陳

附錄

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朝秦
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
父名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
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刑之無罪臣聞命矣乃不殺之而
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不殺之而殺人稱疾
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服命矣則不殺之而殺人以
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疾不
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
中問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高氏曰不名者史佚之
按在成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海陵胡氏曰杞本侯

伯者雜夷禮降一等稱子者純夷禮降二等魯人因其來朝而賤之仲尼脩經而貶之亦猶吳楚之君不書葬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公變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張氏曰杞用夷禮而用夷禮則夷之者也

附錄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享其生祿於是人欲戰重耳有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魏武子司馬季子狄人伐牆答如獲其二女叔隗妻趙衰生盾將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

春王正月

附錄

天亡于河濟河圖所罪犯春以王正授月秦伯納之臣不書不告君入此及
丑于廬柳秦伯使狐與多壁正授月秦伯納之臣不書不告君入此及
師丙午偃及秦伯使狐與多壁正授月秦伯納之臣不書不告君入此及
于高梁不入於秦伯使狐與多壁正授月秦伯納之臣不書不告君入此及
後君命一寺宿女披請不見告也○朝盟於郟武宮寅申公退甲午投請君入此及
何惠公來求殺女披請不見告也○朝盟於郟武宮寅申公退甲午投請君入此及
也其速也夫若猶余命至見告也○朝盟於郟武宮寅申公退甲午投請君入此及
制即除君之矣夫若猶余命至見告也○朝盟於郟武宮寅申公退甲午投請君入此及
君即位其君之矣夫若猶余命至見告也○朝盟於郟武宮寅申公退甲午投請君入此及
君若易之何無惡若猶余命至見告也○朝盟於郟武宮寅申公退甲午投請君入此及
災以君若易之何無惡若猶余命至見告也○朝盟於郟武宮寅申公退甲午投請君入此及

侯逆僕夫○人羸氏以歸秦伯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網之逃僕夫○人羸氏以歸秦伯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藏人以○初晉侯以歸秦伯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僕為人○初晉侯以歸秦伯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者居○社稷之則用初晉侯以歸秦伯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罪見○得原○狄君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遽棄○生○國○君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辭以○不叔○為才完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之來○推以○不叔○為才完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之在○矣推以○不叔○為才完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晉亦○誣者○非懷○無祿內固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不亦○誣者○非懷○無祿內固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已力○乎誣○非懷○無祿內固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其母○且曰○非懷○無祿內固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甚焉○且曰○非懷○無祿內固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對曰○且曰○非懷○無祿內固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母曰○且曰○非懷○無祿內固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以獲○曰且○非懷○無祿內固而屏人而守心納之豎頭逃衛於晉三其千實

夏秋伐鄭

左傳鄭之師入滑也伐而不滑滑人聽命伯師還孫伯如鄭公請與滑士
滑伯然惠俞彌之師入命而滑與王三使伯命
諫曰不故不可不聞之命大上執以三德子爵服
也魯公弔二叔之雍不曹滕故封撫民怒將又孫
蔡霍周之衛毛也凡部之合那茅昨畢原鄆戚以
晉應韓武魯不揚也凡部之合那茅昨畢原鄆戚以
公思鄂不禦其凡故糾將宗族于成周而文之昭
棣之華于鄂不禦其凡故糾將宗族于成周而文之昭
親于于鄂不禦其凡故糾將宗族于成周而文之昭
暱今于于鄂不禦其凡故糾將宗族于成周而文之昭
者尊于于鄂不禦其凡故糾將宗族于成周而文之昭
不親棄德崇之忍小忿以如則親其弟與之何小
宣之親棄德崇之忍小忿以如則親其弟與之何小
德義五親棄德崇之忍小忿以如則親其弟與之何小
懷柔天矣周也猶有德外也
懷柔天矣周也猶有德外也

親徒諸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王於是乎又興之
武何人將弗聽其使女叔也
德何人將弗聽其使女叔也
者倦矣施者未厭又固富辰出未忘
恚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固富辰出未忘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之有女
氏王替以隗氏圖攻之適師伐遂出
大以諸狄師圖攻之適師伐遂出
何叔侯師圖攻之適師伐遂出
挑子富辰圖攻之適師伐遂出
伯許富辰圖攻之適師伐遂出
啓案伯挑何大氏惠恚者德武以親
附錄
不稱其君伯左是氏富大諸狄隗氏之必為患厭又固富辰出未忘
子成之其子聞而惡之華也天是處于大及將我公奔齊其復公之有女
宋成之其子聞而惡之華也天是處于大及將我公奔齊其復公之有女
子成之其子聞而惡之華也天是處于大及將我公奔齊其復公之有女
有喪對拜焉豐厚可也後鄭伯從之享客禮加禮也
有喪對拜焉豐厚可也後鄭伯從之享客禮加禮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
于外帶鄭在鄭地汜敢告叔父文仲對曰天子蒙寵
告于秦天子無名禮也曰天王出師于鄭避母弟之難
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
無外此其言出于何謂不能乎私政禮也公羊傳王不
乎母者其諸此也之謂與穀梁傳天子無出失天
失居者莫敢有也雖
 按在氏鄭人入滑王為反于滑請鄭不聽命王怒
 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
 為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頹

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
 于汜杜氏曰鄭南汜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
 自取之也禮記曲禮曰天子不言出張氏曰天子
 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臨川吳氏
 曰天居于此則去歲內而書出者王雖去京師而猶在
 越在諸侯之國故書出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棄
 懿親以扞反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
 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
 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
 東周降于列國范氏曰平王東遷其詩既不能家
 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

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
 之意也陳氏曰王出而不書為尊諱也子難
 履諭年而復碎故諱也鄭居於惠猶子也
 有之適鄭莊王也汜叔帶之惠王適鄭子也
 王之適鄭也於王也汜叔帶之惠王適鄭子也
 罪之適鄭也於王也汜叔帶之惠王適鄭子也
 義而致罪也夫齊踰十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倫之階
 然國何由致類之今襄王同氣之類而無慙惡明大亂倫之階
 而致燔之類於內廷拒為天帥弗之類而無慙惡明大亂倫之階
 善不致燔之類於內廷拒為天帥弗之類而無慙惡明大亂倫之階
 出用狄也鄭罪則曰王取師危辱視惠鄭者蓋不詳矣故襄王
 師猶宮闈卒致惡也一天統之出義然不書叔帶以罪而詳襄王
 毒亂宮闈卒致惡也一天統之出義然不書叔帶以罪而詳襄王
 代德僖宗之如陝州奔梁州走興元幸成都如寶

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情而世有戎
 狄之禍唐書劉文靜傳高祖起太原文靜請與突
 突厥共定京師金帛子文靜歸使可汗始無厭即
 遺二千人隨文靜至結丹之厥持功須求無厭又
 為唐世晉藉契反詰自是突厥以取唐而卒有播
 遷之辱五代史晉紀高祖石敬瑭其父臬撥維本
 耶律德光入西門唐帝討敬瑭求援於契丹為
 大晉皇帝後張彥澤叛契丹策兵大奔入寇
 執出帝北遷和龍城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成襄
 供饋不給或時絕食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成襄
 主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
 者宅其所以有之稱杜氏曰天子天下為家故所
 襄王書出者自絕天位雖居於天下若出而曰
 禮曰天子雖自出鄭伯莫敢為主焉此之謂也出而曰

雞皆不曰出而天寶之避寇特筆之曰帝出奔蜀
所以不取法春秋之無是通之出而居之例也又按
傳之納狄師之攻未幾太叔處之嘗而外傳之又按
立豈前年已出居之師前而而秋再則左傳之鄭
年之出居必有用狄師之漸然而不可考矣以左傳
曰春秋書王居有馴致之狄泉也書公居陵李氏
公居不也宜去劉氏曰公羊以謂不皇也書公居陵
王者不孝宜去劉氏曰公羊以謂不皇也書公居陵

晉侯夷吾卒

杜氏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嘉呂氏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史者魯史也左傳不氏所據者他國之喪九月蓋春秋所
也年史也左傳不氏所據者他國之喪九月蓋春秋所

附錄 不可得也我請昆弟往焉乃往得仕國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四終

